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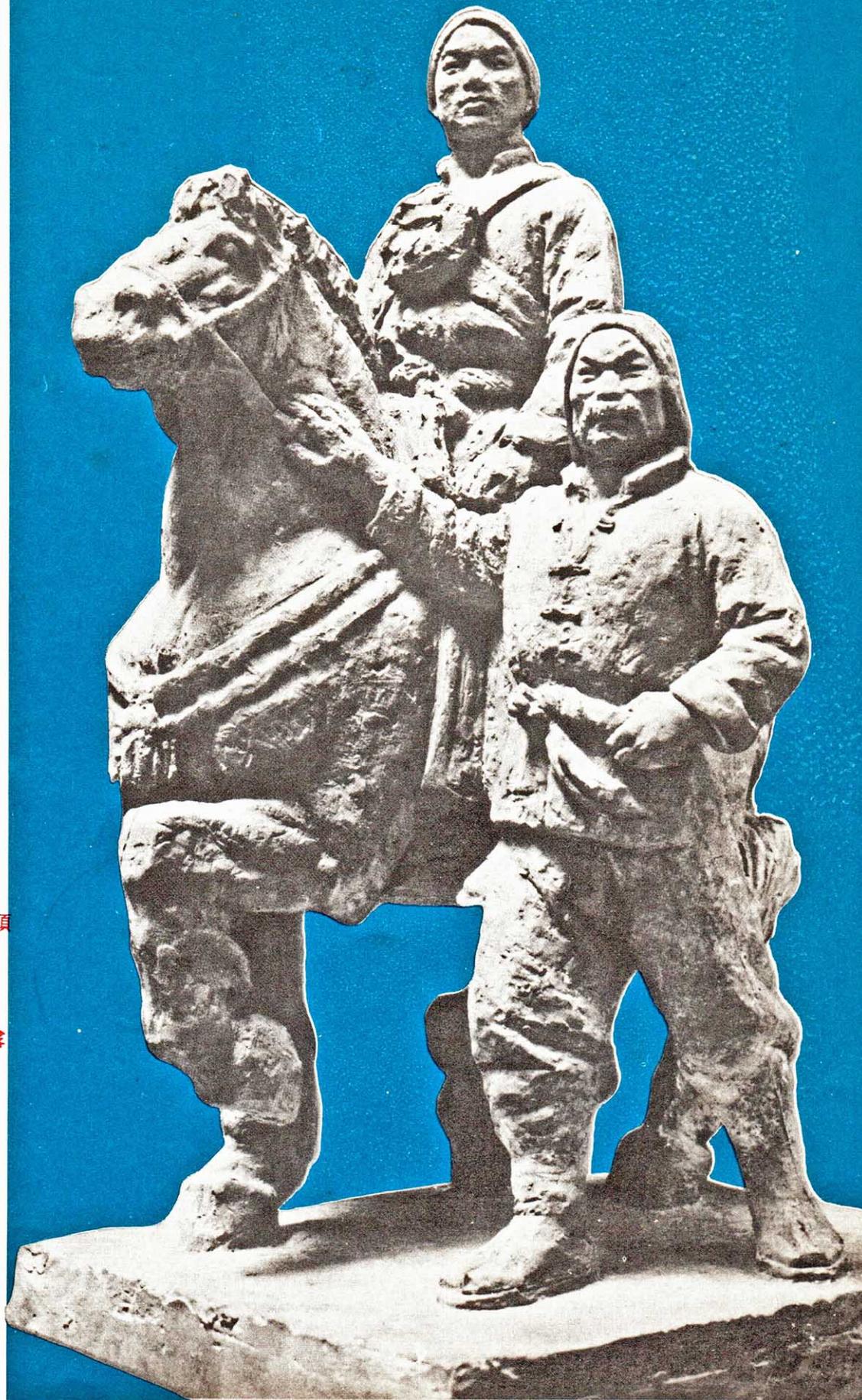
建設

第十四期

要 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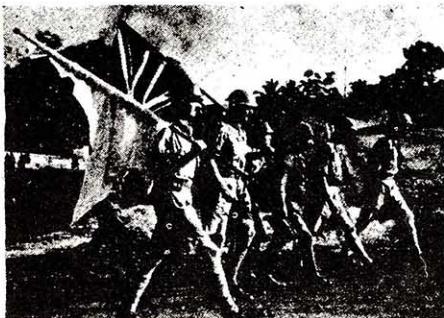
- 亞洲戰雲密佈
- 美國侵亞洲三箭頭
- 美國的通貨膨脹
- 大家談前途
- 戰鬥的開始
- 「天堂奇遇」揭露
人間醜惡
- 碧綠的友誼
- 礦山風雲

M.C.(P) 17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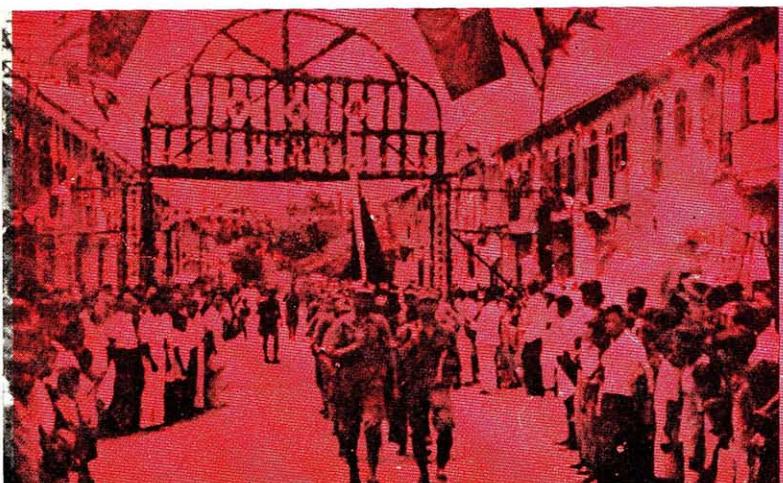
日本於一九四一年年底侵略馬來亞，馬來亞人民組織抗日軍奮勇抗敵。圖為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之英姿。（圖片轉載自一九六六年星洲出版的《政治與生活》一書。）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日軍攻陷星洲，英軍司令帶隊投降。



發動太平洋事變的日本前首相東條英機於日本投降一周後，畏罪舉槍自殺。發動侵略戰爭的罪犯是逃不掉歷史和人民的懲罰的。



在二十九年前，日本軍國主義發動太平洋戰爭，企圖實現其「大東亞共榮圈」（其實是在亞洲建立「日本大帝國」的迷夢）的妄狂計劃。日軍的南侵，給東南亞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馬來亞人民在日軍的鐵蹄下，渡過了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歲月，並且有數十萬各族同胞在日軍的刺刀與搶炮下犧牲。馬來亞各族人民同東南亞各國人民一樣，在野獸面前毫無懼色，他們武裝起來，抵抗日本侵略者，終於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老百姓的鮮血是不会白流的，日本軍國主義欠下人民的血債並沒有償清，今天，在美國的扶植之下，日本軍國主義又死灰復燃了。他們叫囂：「從日本海到馬六甲海峽，是日本的生命線」，他們還叫囂：要開發馬六甲海峽兩岸，他們已經加緊擴大陸、海、空三軍，並準備派兵出國。在國內，軍國主義教育也在加緊貫徹，壟斷資本加緊合併，以便從事更大規模的軍火武器生產。所有這些，都在說明日本已經在美國扶植下及在佐藤政府的推動下，加緊恢復軍國主義。飽受日本蝗軍帶來的災難的東南亞人民，不能不對這種情況提高警惕！

日本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投降，圖為馬來亞抗日軍開入市鎮，受到市民夾道歡迎。（圖片轉載自《政治與生活》一書。）

建設月刊

一九七〇年七月

目 錄

亞洲戰雲密佈	(每月專題)	(2)	
美國侵亞洲三箭頭	(史地知識)	(4)	
所謂「日美安全條約」	(史地知識)	(6)	
地主階級擁立劉秀的故事	(史地知識)	(7)	
所謂「撤軍」與侵略		(8)	
小國戰勝大國又一明證		(8)	
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		(9)	
時事漫畫		(8-9)	
美國的通貨膨脹	(經濟縱橫談)	(10)	
炒王沙教授	(學府風光)	(12)	
社會一角			
戰斗的開始		(14)	
醒來罷，青年人		(15)	
大家談前途			
日子要怎樣過		(16)	
畢業後的出路		(16)	
將來要做什麼		(17)	
評斯坦尼的反動音樂觀	藝壇	(18)	
「天堂奇遇」揭露人間醜惡	(影談)	(19)	
影片「海燕」觀後	(影談)	(21)	
XXXXXX	碧綠的友誼	(散文)	(22)
文苑	我們的歌	(詩)	(24)
XXXXXX	「慈善」種種	(雜文)	(25)
XXXXXX	礦山風雲	(連載小說)	(26)
XXXXXX	只因為	(詩)	(28)
XXXXXX	檢垃圾的小女孩	(詩)	(28)
XXXXXX	拾荒的女人	(詩)	(28)
XXXXXX	匕首詩	(詩)	(28)
XXXXXX	鐵的絞索	(漫畫)	(28)
送 行			
日本侵馬圖片	(塑像)	(封面)	
日本侵馬圖片		(封二、三)	

代 郵

作者、读者以后投稿
来信，请寄下列地址：
341, JALAN MEMBINA
BARAT, SINGAPORE, 3.





亞洲戰雲密佈

南海客

〈炮聲隆隆 戰機四伏〉

七十年代將是一個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反侵略反壓迫鬥爭猛烈展開、取得重大勝利的年代。今年——七十年代開始以來，全世界反對以美國為首的擴展勢力和戰爭勢力的運動，出現了新高潮，充份顯示了七十年代世界形勢的趨向。

今天，全世界人民組成廣泛的反美統一陣線，加強和擴大反美運動，那是由於美國統治集團並沒有、也根本不會改變它的稱霸世界的野心，相反，它正在加緊推行擴張政策和戰爭政策，正在瘋狂地進行戰爭冒險，正在垂死掙扎。由於美國統治集團沒有放棄它的霸佔全球的戰略，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目前，火藥桶正擺在亞洲。我們生活在戰雲密佈的亞洲的東南端，對於這種迅速變化、關係國家民族以至個人類命運的局勢，必須充份注意和正確認識。

平日有關心局勢的人，都知道在馬來亞半島北部的印度支那半島，一場戰爭正在激烈地進行。雖然在上月底，美國尼遜政府把入侵柬埔寨的地面部隊撤走，但這不過是烟幕，其作用在遮掩擴大侵柬戰爭。人們看到，就在所謂「撤軍」的花招上演時，美國侵略者加強對柬埔寨的狂轟濫炸，不僅指使南越西貢軍長駐下來，還調動泰國軍隊（包括空軍）入侵柬埔寨，恫言要加緊轟炸越南北方，揚言美國侵略軍去而復返的可能性存在；此外，積極部署起用日本軍國主義和其他亞洲僕從國家（如南朝鮮等），實行「亞洲人打亞洲人」的政策，進一步擴大印度支那侵略戰爭。

美國統治集團一方面擴大印支戰爭，一方面在亞洲積極進行戰爭準備；加速復活日本軍國主義是一種嚴重的戰爭部署，頻繁地進行所謂軍事演習也是準備戰爭的一種嚴重步驟。如在今年三月下旬，由美國榜

縱的軍事機構東南公約組織（包括：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菲律賓、泰國，以及法國和巴基斯坦，後二國前三年已不參加這個組織的會議了。）在南中國海舉行了大規模的軍事演習，美國第七艦隊司令魏斯納在演習之後露骨地說：「第七艦隊正隨時待命地執行（作戰）任務。」四月三日，「東約」的軍事顧問，在菲律賓碧瑤舉行第卅二次會議，「商討」了印度支那的局勢。七月一日，「東約」又在菲律賓馬尼拉召開外長會議，為美國推行尼遜主義，擴大印支戰爭服務。美國不僅指揮了它在東南亞的盟國僕從進行戰爭準備，也策劃了它在東北亞的僕從國家——日本和南朝鮮，在南朝鮮舉行大規模的聯合登陸作戰演習。這個演習，從五月開始，要歷時三月才結束。實事昭然若揭，這個演習，顯露了美國蓄意在朝鮮挑起新戰爭，目前正在加強這種進攻準備。談到美國在亞洲的軍事部署，人們自然而然聯想到英國在遠東的軍事政策。今年五六月間，英國伙同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國也在馬來亞半島東北、南中國海一帶進行軍事演習。

由於亞洲南部——印度支那戰爭的不斷擴大和升級，以及各種準備戰爭活動的加強——特別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人們都覺察到亞洲炮聲隆隆，戰機四伏，因而對迅速變化的局勢給予嚴重的注意。

〈美日同盟 準備戰爭〉

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仍然存在。目前，戰雲正在亞洲密佈。亞洲的一些地區，則早已炮火紛飛。由於美國統治集團不僅沒有從失敗的侵略戰爭中吸取教訓，反而一意孤行，沿着擴張政策和戰爭冒險的邪路滑下去；由於美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有着種種無可補救的弱點，不得不改變策略，更多的使用僕從國打頭陣，為它的擴張政策和戰爭政策效勞；日本軍國主義者被美國統治集團看中足以負擔這個重任，因而被扶植為推行霸佔亞洲的急先鋒。今天，日本軍國主義的加緊復活，美日加強軍事上的聯盟，成為新的世界大戰危險的重大標誌。

人們知道，日本至今仍然處在美國的半軍事佔領狀況下。在十年前，日本統治集團同美國簽訂了所謂日美「安全條約」，把日本綁在美國向亞洲進行擴張的戰車上。今年六月廿二日，日美政府不顧兩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宣佈自動延長日美「安全條約」。這個延長的「條約」，實際上就是美日軍事同盟的升級和



擴張範圍的擴大。在美國的大力扶植下，日本已建成一支裝備現代化、富有機動能力、包括海陸空三軍的「自衛隊」。根據第四期的擴軍計劃，日本還要大力擴充海軍和空軍，並用核導彈來裝備軍隊。若干年來，日本壟斷資本不斷膨脹，以致同原料缺乏，市場狹小發生嚴重的矛盾；為了擺脫這種危機，日本壟斷統治集團重新走上國民經濟軍事化和向海外進行擴張掠奪的罪惡道路。對於擴軍備戰的擴張意圖，日本佐藤政府，壟斷財團一點也不加掩飾。他們公然叫囂台灣、朝鮮同日本的「安全」密切相關，從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廣大地區，是日本的所謂「生命線」；在美國的默許下，把南朝鮮、台灣、印度支那劃為日本的勢力範圍；揚言要在印度支那「發揮作用」，要派軍艦來「保衛馬六甲海峽」，派軍隊出國去「維護」日本的「經濟權益」。最近，尼遜強調在東南亞推行所謂「區域性合作」，就是準備讓日本軍國主義從軍事上插手東南亞局勢，以便美國在這個地區火中取栗。人們看到，日本佐藤政府公開支持美國入侵柬埔寨和擴大印度支那戰爭。這些跡象表明，日本軍國主義已經成為當前亞洲的一個危險的擴張勢力和戰爭勢力，它已完成了派兵出國的準備。今年五月，美在南韓的聯合軍事大演習，還表現「美日韓共同作戰體制」的趨於成熟。根據七月二日柬埔寨王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聯合聲明揭露：「日本軍國主義已經制訂了對朝鮮和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侵略戰爭的計劃。」這是亞洲各國人民必須注意和警惕的。今年來，朝鮮發生多次武裝衝突事件，使人們對這種新戰爭的危險狀態的現實性，有了更清楚的認識。人們當會記起，一九五〇年美國發動侵朝戰爭，揮兵直逼中國邊境鴨綠江邊；今天，美日一旦挑起第二次韓戰，人們能設想那會是局部戰爭嗎？當然不能。

美國除了把日本、南朝鮮變為它的軍事基地，利用日本軍國主義，南朝鮮朴正熙集團進行危險的戰爭活動，還把蔣介石集團盤踞的台灣變為進行印度支那戰爭的軍事基地，變為準備發動大規模的新的侵略戰爭的軍事基地。長期以來，美國就指使台灣蔣介石集團向中國進行軍事挑釁，製造台灣海峽緊張局勢。現任美總統尼遜，在早年當副總統時提出的獨霸亞洲的「新月計劃」，就已把台灣當作包圍中國，進攻中國的一個重要據點呢。現在，具有妄狂擴張野心，妄想重溫「大東亞共榮圈」美夢的日本軍國主義，在美國的默認下，把台灣劃為自己的勢力範圍，充份顯示美日軍事同盟，矛頭對準中國，準備對中國進行戰爭。

〈今非昔比 反戰力強〉

由於美日加緊推行擴張政策和戰爭政策，積極準備戰爭，在亞洲煽風點火，使到亞洲戰雲密布，新的大戰危險威脅着亞洲各國人民。然而，戰爭勢力的擴張只是局勢的一個方面。局勢的另一個方面是，在遼闊的亞洲，反侵略、反壓迫的運動猛烈發展，人民闊

步向前，反美統一戰線迅速擴大；整個亞洲，反侵略、反壓迫的鬥爭形勢大好，越來越好，越來越有利於被侵略、被壓迫的國家和人民。以美國為首的侵略勢力和戰爭勢力，同人民的反侵略力量和正義戰爭力量，經過長期的較量而互為消長：美國侵朝戰爭吃了敗仗；美國發動和擴大越南戰爭、老撾戰爭，被英雄的越南人民、老撾人民打得焦頭爛額，落花流水；美國出兵侵略柬埔寨，遭到柬埔寨愛國軍民的英勇還擊，蒙受慘重的失敗。而印度支那各國人民的正義力量，愈戰愈強；美國侵略和擴大印度支那的戰爭行動，赤裸裸暴露了美國統治集團的兇惡面目，激起了全世界愛好和平、正義人民的強烈反對，促使全世界反美運動出現了新高潮。人民維護正義、打擊侵略的反美斗争，不斷取得輝煌的勝利，徹底暴露了美國侵略勢力的紙老虎的虛弱本質，全面加深了它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危機，縮短了它走向全面崩潰的過程。當前，美國擴張和侵略勢力正在妄圖挑動大戰來挽救衰亡的命運；為達此目地，它加緊起用日本軍國主義，充當它進行戰爭冒險的急先鋒。美國統治集團的這個狂妄圖謀是註定要失敗的。日本軍國主義儘管自誇其現代化的軍事力量，但比起亞洲正義人民的武裝力量，畢竟微不足道，如果它橫蠻的把戰爭強加在亞洲人民頭上，那無異於蚍蜉撼樹，螳臂擋車，必然要自食惡果。何況，今天，日本人民的覺悟比戰前不知高了多少倍，反美侵略和反對壟斷統治集團的群衆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給美日統治集團一次又一次沉重的打擊。戰爭不僅是軍事力量的對比，同時是人心、人力的對比，從這方面看，日本如果硬要跟在虛弱的美國屁股後面，從事戰爭冒險，那只能是自取滅亡。

今天，世界已進入人民反侵略、反壓迫社會風暴猛吹猛刮的七十年代，社會的進步、正義力量和落後、反動力量的對比，不同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形勢，也不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形勢，因此，儘管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存在着，各國人民只要有所準備，敢於起來進行反侵略、反壓迫的抗爭，就一定能夠在侵略勢力發動戰爭的時候，打敗侵略者，通過正義戰爭贏得戰爭，贏得和平。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真的發生，那將是人類進步力量和腐朽力量，正義力量和反動力量，被剝削勢力和剝削勢力最後的較量，其結局必然是腐朽、反動的剝削勢力被徹底消除，一個新的、沒有剝削現象的社會將在地球上創造起來！



美國侵亞洲的三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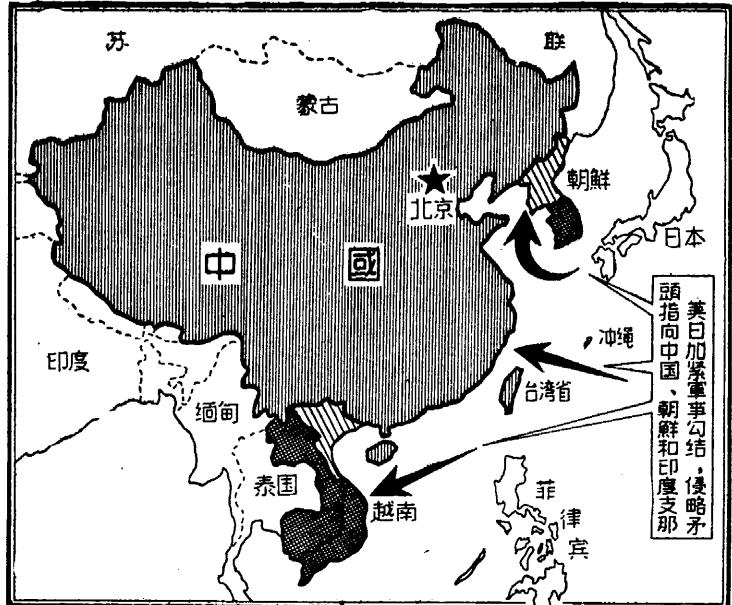
美扶日軍主的的
國植本國義目。

當前，全世界反美運動出現了新的高潮。在亞洲，一些國家和人民，已經緊密地團結和動員起來，作好準備，反對美國和美國扶植下的日本軍國主義新的侵略和戰爭威脅。

形勢繼續在朝着有利於愛好和平、正義的人民，而不利於世界反動的侵略勢力和剝削勢力。人們務須充分注意，美國仍然抱着擴張政策和戰爭政策不放。目前，美國特別把侵略矛頭指向亞洲，策動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及其僕從國家和傀儡用「亞洲人打亞洲人」的辦法，擴大對亞洲國家和這一地區人民的侵略。柬埔寨的事件就是最生動的例子。

美國把日本軍國主義拉出來，其目的很是明顯，包括着兩個永遠霸佔、一個永遠分割和三個阻撓。它們要：（一）永遠霸佔台灣，阻撓中國人民解放自己的領土台灣省；（二）永遠霸佔南朝鮮，阻撓朝鮮的重新統一；（三）永遠分割越南，阻撓越南人民解放南方，保衛北方，進而統一祖國。

當然，美國和日本這種罪惡陰



謀是無法得逞的。所謂「多行不平自斃」，美日發動新的侵略和戰爭，必然激起被侵略的國家和人民用正義的戰爭打敗它們。它們不顧人類的尊嚴、公理，社會的正義、和平、一意蠻幹下去，只能自取早日滅亡。

台灣美軍基地為國事地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七日，美國杜魯門總統在發動侵朝戰爭之後，悍然下令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把中國領土台灣置於美國軍事控制之下。從此，美在台大肆修築機場、軍港，淪台灣為美國的殖民地和軍事基地。

一九四五年前，美國在台灣的桃園、嘉義、屏東、台南、新竹等地修建了機場。一九五七年二月，又在台灣的公館地方修建美國在遠東最大的機場，佔地超過三千畝，一九五九年七月啓用，用了兩千五百萬美元的修建費，為了加強在台灣的侵略力量和支援侵略戰爭，美國在一九六六年一月又宣佈把侵駐台灣的第十三航空隊擴大為美國第三二七空軍師，接着又宣佈派遣C-130型「大力士」運輸機中隊

開進公館；一九六八年三月，美國又把KC-135型空中加油機中隊進駐公館。目前，美國空軍在台灣西海岸至少有六個飛機場，還有若干較小的機場未計算在內。

與此同時，美海軍也打算長期盤據台灣，妄圖阻撓中國人民解放台灣。美國在台灣侵佔四個港口作為海軍基地，那就是北面的基隆、南面的高雄、東面的花蓮、西南的澎湖馬公。此外，對於台灣中部海岸的梧棲，美國也正策劃把它建為軍港。

正是：請君今日之台灣，究是誰家之天下？

美國除了在台灣遍建海、空軍基地及飛彈基地之外，美國還在台灣設立了二十多個軍事侵略機構。

所謂「美軍協防台灣司令部」，就是負責指揮和策劃對中國大陸進行侵略活動的；所謂「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就是負責控制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的；所謂「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就是負責研究細菌戰的；所謂「美國海軍輔助通訊中心」，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派駐台灣的特務單位，負責竊取情報、從事顛覆活動的；所謂美國「第七十二特混艦隊」和美國空軍第三二七師的「暫編特遣部隊」等，就是專搞軍事挑釁的。總之，名目

繁多，做盡壞事。

以美國「軍事顧問團」而論，在一九五一年成立時，僅有三十四人，以後，人數逐年增加，組織不斷擴大。到一九五三年底就達到八百人，一九五五年七月達到二千八百人，一九五八年達到三千五百人。到現在，這個團的確實人數究竟有多少，一般人都不知道。這個團分為陸軍、海軍、空軍、聯勤四組，公開的任務是所謂監督「軍援」的「運用」，實際上則嚴密控制着蔣介石軍隊的編制、裝備和作戰、訓練等活動。「顧問團」的人員派到蔣軍的師、團、營、連，從上到下控制每個單位。這樣，蔣軍實際上已變成美國的僱傭軍，其所用的武器由美國供應，其一切行動由美國指揮。



台灣是美國的軍事基地，因而也被美國用作侵略印度支那的跳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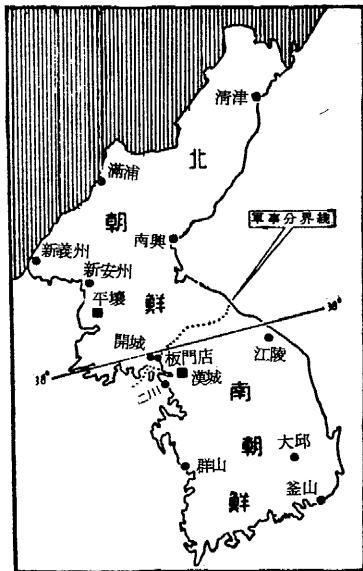
這些年來，美國利用台灣的機場和港口，來支持其對越南的侵略戰爭，這已經是衆所周知的事情了。美國的大批空軍飛機和空軍人員

常駐於台中的公館機場以及台北、新竹、屏東等地，飛來飛去於台灣南越之間。美國甚至還把B-52巨型戰略轟炸機派到台灣，以便美機比由關島、沖繩起飛更能「縮短距離」。與此同時，美國軍艦亦不斷出入於台灣各個軍港；而且，爲着適應侵越戰爭的需要，美國還不斷擴建基隆、高雄、馬公等軍用港口。

除此之外，美國也利用台灣作為對越南作戰的休整基地。到台灣「度假」的侵越美軍每月約達四千餘人，每年達五萬多人；這些人連同駐台的一萬多美軍，在台灣搶掠淫殺，橫行霸道，無惡不作。美國還以台灣作為進行侵略印度支那戰爭的軍需補給基地，在侵略戰爭中毀壞的許多美國飛機、車輛，都運到台灣修理；據統計，從一九六三年七月到一九六八年七月，侵越美軍平均每年有三百架噴射戰鬥機運到台灣修理；一九六九年，為數就更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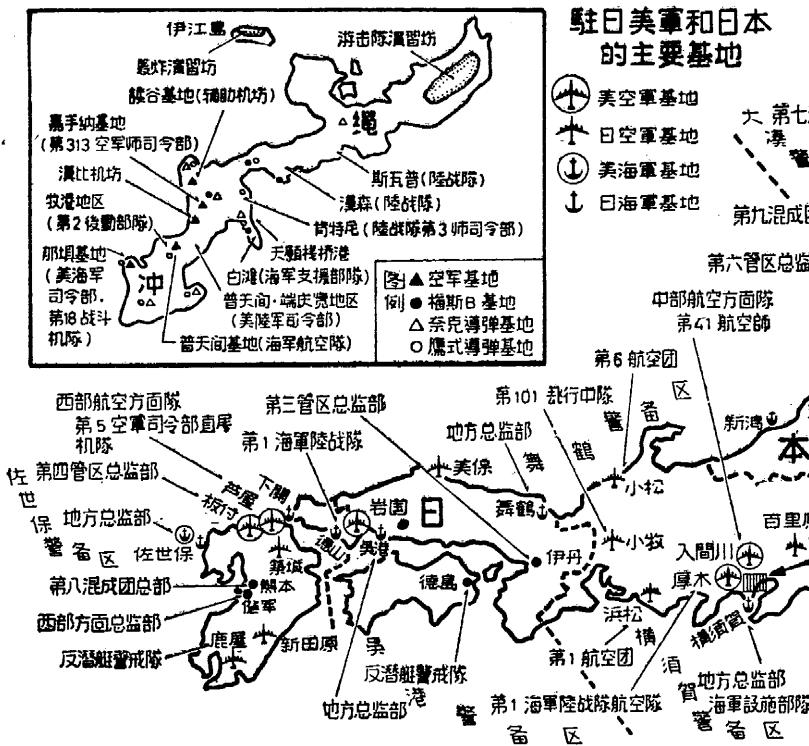
還有，自一九六四年起，美國還利用蔣介石國民黨向西貢偽軍提供所謂「軍事政治」和「心戰訓練

」的「顧問」，替西貢訓練特務人員等等。



朝鮮
佔南
遠霸
圖永
美日

美日侵略勢力的三個主要侵略目標之第二，就是要永遠霸佔南朝



鮮，阻撓朝鮮的重新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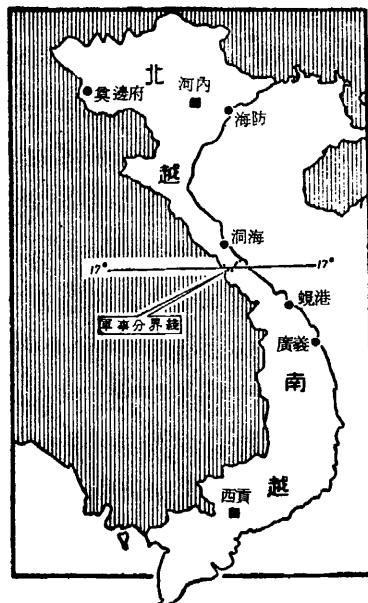
朝鮮位於亞洲大陸東部，包括一個大半島和三千三百多個小島嶼，半島面積約佔總面積的百分之九十七。境內四分之三是山地，山脈由北向南逐漸低下。北部多山，南部較平坦。河流多，主要有鴨綠江、圖門江、大同江、漢江、洛東江等。鴨綠江和圖門江是朝中的分界河。南部較溫暖，北部為大陸性氣候。夏季多雨，年降水量約一千毫米左右。

在北朝鮮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面積是十二萬三千七百三十九平方公里。人口約一千三百萬。南朝鮮面積則佔九萬七千平方公里，人口約三千零四十七萬。

南北朝鮮的臨時分界線稱為「三八綫」。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盟國的一項協議，以朝鮮國土上北緯三十八度作為蘇美兩國軍事行動範圍的界綫，北部為蘇軍接受日軍投降區，南部為美國受降區，這條界綫即通常所稱三八綫。一九四八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蘇軍即從三八綫以北地區全部撤出，而美國直到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才宣稱已自南朝鮮「撤退」軍隊，但實際上一個龐大的美國軍事顧問團仍留駐南朝鮮。劃分三八綫只是暫時性措施，但美國却違背國際協定，企圖利用這條臨時分界綫來達到長期分裂朝鮮和進一步侵略的目的。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國發動侵略戰爭，一九五三年

七月被迫簽訂停戰協定，劃定了北緯三十八度附近的軍事分界綫。

直到現在美軍仍駐軍南朝鮮，而現在日本軍國主義對朝鮮也擴重新染指。



美|圖|遠|割|南 日|永|分|越|。

美日侵略勢力的三個主要侵略目標之第三，就是要求遠分割越南，阻撓越南人民解放南方、保衛北方、進而統一祖國。

越南位於印度支那半島的東部，海岸線總長約二千二百多公里，

境內大部分為山地，山脈屬喜馬拉雅山脈系統。北部及西北部為高原區，中部幾乎全為山地，東北部和西南部為平原。主要河流有紅河和湄公河。大部份地區屬於熱帶，夏季雨量最多，冬季缺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領土的範圍，南到金甌半島，北到紅河流域。法國對此本來業已承認，但是轉眼之間，它便撕毀了協議，在南越重新扶植起「安南皇帝」保大政權，一九五四年以後，規定以十七度線為界，準備選舉，進行統一，但美國又在南越搞出了吳庭艷政權，從此將南北越分割。

越南民主共和國面積是十六萬平方公里，人口約一千七百萬；南越面積是十七萬平方公里，人口約一千四百萬。

把越南分為南北的十七度線，是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關於在越南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所規定的臨時軍事分界綫。實際上，臨時軍事分界綫位於十七度線稍南，九號公路稍北，它從邊哈河河口開始經該河流到波胡素村，接着再從波胡素村沿緯線直到越南老撾邊界。在臨時軍事分界綫的兩側各不超過五公里的距離劃定為非軍事區。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指出，軍事分界綫只是臨時性的界綫，不能被解釋為政治的或領土的邊界，並規定南北越就有關問題進行協商，但因美國破壞，始終未能進行。

他們要在「安全」的名義下進行侵略的勾當。

這個條約最先是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在美國舊金山簽訂，當時簽約的日本政府是吉田政府。通過這個條約，美軍長駐日本，變日本為美國的軍事基地，以奴隸日本人民、威脅亞洲和平。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九日，日本的岸信介又在華盛頓同美國修改了這個條約，也就是目前的日美「安全條約」。根據這個修訂後的條約，美軍不僅長留日本，而且

加緊恢復日本軍國主義，要日軍與美軍「共同進攻，共同作戰」。這個條約到今年六月二十二日就滿期了，日本人民一直要求廢除該約，而佐藤却加緊勾結美國，同意把該約自動無限期延長下去。去年十一月，佐藤親自跑到華盛頓去會晤尼遜，還發表了日美聯合公報，公然準備把日軍派出國外，為尼遜的「亞洲人打亞洲人」的惡毒陰謀效勞。公然把朝鮮和中國的台灣劃進日本的勢力範圍之內！

所謂 「日美安全條約」

所謂「日美安全條約」，全名應該是「日美互助及安全保障條約」。既是「互助」，又是「安全保障」，說來頗為動聽；然而，實際上呢，這只不過是日美統治當局之間所訂立的一個軍事條約和侵略性的條約而已。美日統治當局野心不小，陰謀頗大，

地主階級擁立劉秀的故事

·如·

在西漢末年，由於嚴重的土地問題不能解決，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於是地主階級便捧出了王莽來執行「改良政策」，但王莽的「新政」也完全不能實行，反而增加了農民的痛苦，於是農民的「大暴動」形成了，綠林、赤眉的起義，像暴風疾雨一樣，掃蕩了王莽的腐朽政權，在「大暴動」當中，地主階級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便要找一個有條件維護他們權益的人，幫助他們去篡奪農民革命的果實。而劉秀便是他們所選擇的人。因為一來劉秀是漢代的宗室，可以利用封建社會中的「正統觀念」，出面收拾殘局；二來在芸芸的乘機起兵的地主中，劉秀是要算比較「能幹」的（在地主階級看來「能幹」）。

劉秀初時參加了南方的農民起義集團——綠林集團，繼而從綠林集團中走出來，和王莽殘留的官僚武裝以及其他許多大大小小的地主武裝相勾結，轉過來血腥地把農民的「大暴動」鎮壓下去。

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實，可以說明地主階級為什麼要擁立劉秀，而且可以從根本上說明了封建社會中「改朝換代」的「祕奧」：當劉秀把許多農民起義軍消滅之後，他的部下就一再要請他做皇帝，但劉秀這傢伙，也是一個偽君子，故意再三的「謙讓」。最後是他一位親信大臣耿純，只說了幾句話，便把他「打動」了，這幾句話是什麼呢？他說：「天下的士大夫（地主階級），為什麼要跟隨你去打天下呢？他們不過是希望『攀龍鱗，附龍翼』，以成其所志罷了。」這幾句話說得更「坦白」一點，就是：「地主階級的士大夫不過想利用你去

升官發財，得到並保持他們的權益而已。（又：「攀龍附鳳」這句成語，就是從這裡來的。）假如你還不趕快做皇帝，那些士大夫的希望絕了，恐怕就不再擁護你了吧！

你看，這幾句話豈不是活生生的把地主階級的心理繪畫出來了麼？他們在「大動亂」中，就是要擁立一個能給他們以好處的人。

東漢統治一開始，官僚地主階級就很迅速的在廣大農民破產的廢墟上發展起來了。劉秀即位後，就大封功臣，食邑者三百六十五人，外戚「恩俸」四十五人，劉姓貴族一百三十七人，一共是五百四十七個列侯，最小的一個列侯，也有食邑五百戶口（就是可以收五百家農民的租稅）。這些列侯，在食邑內，還可「得臣其臣民」，就是說准他們在食邑內做小皇帝。

這一些功臣啦，外戚啦，貴族啦，還不單單只滿足於收食邑內的租稅；收食邑內的租稅，不如收租佃農的地租，可以剝削更大。於是他們都利用特權，來強佔土地。這一股侵佔土地的熱潮，在劉秀開國的初期就發展起來了。劉秀的兒子濟南王劉康，就會強奪農田八百頃·馬一千二百匹，奴婢一千四百人·劉秀的妹夫樊弘，佔田三百餘頃·劉秀的姐丈鄧晨，更佔了上等的田地四百餘頃之多！

東漢的統治基礎，是以官僚地主階級為支柱，而地方上的官僚地主階級，又是與農村的地主勢力合流的。「天下農民是一家」，「天下地主也是一家」的，他們儘管也有利益上的矛盾，但是却是互相維護的。東漢時地方上土豪惡霸的橫暴，就是在劉秀開國初期，便已經露骨的表現出來了。例如，據「

後漢書·趙熹傳」的記載，當時有一個大地主李子春，他的兩個孫殺了人，鬧得太不像話了，劉秀政權就下令把李子春暫時關起來。但李子春剛被關進牢獄，京師的王公貴戚，為他請求開釋的就有數十人之多。劉秀的兄弟輩的趙孝公劉良「病」了，劉秀去看病，問他有什麼話，劉良第一句就說：我和李子春是好朋友，請你饒了他吧。又如北海郡的一個大地主公孫丹，造了新房子，迷信要殺人祭房，公孫丹就叫他的兒子公開去殺路上的行人，把屍體埋在屋內，官府也不聞不問。另外一個大地主趙綱，在他所住的清河縣內，起堡壘，建武裝，成為了地方上的大害。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到東漢時，「地主階級專政」的力量，是如何「貫徹」到社會的基層。而地主階級又是如何的互通聲氣。

本來在西漢武帝時，官職已可以公開買賣。到了東漢時，政府的出賣官爵，更定出了「公價表」來！像漢靈帝時二千石的官（當時官級高下，以所得俸的多少來表示。「二千石」就是每年得二千石米。）賣錢二千萬文，「四百石」要四百萬文。還可以討價還價，打打折扣。崔烈買一個「司徒」官位，照「公價」要一千萬文，出半價成交。過後靈漢帝很懊悔，說應該敲他出一千萬文才對。地主階級有了錢，也就有了官做，經濟上的特權加上政治上的特權，這便形成了東漢以及其他封建社會各朝代中，地主階級堅固的殘酷統治。





尼遜掉在柬埔寨泥沼中（美國漫畫）

保衛祖國，抵抗侵略的戰爭，這種戰爭符合廣大民衆的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因而萬眾一心，全力以赴，那有不克敵之理；三，他們運用了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機動靈活，着重歼滅敵人有生力量，以農村包圍城市，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奪取城市；四，他們打這場戰爭不僅有全民族人民，這個戰爭勝利的最深刻根源，而且同越南人民，老撾人民並肩作戰，互相支持，互相配合，決心堅持持久戰，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僕從。

至於大國美國及其僕從，却虛弱不堪。美國侵略軍加上南越軍和泰國軍，師出無名，在戰爭面前要患恐懼症，連交通你都不能守得牢；而且那數萬之衆，實在不夠控制柬埔寨的廣大地區，所以柬民族解

所謂「撤軍與侵略」

· 賀 ·

尼遜政府爲了緩和反戰鬥爭，宣佈實踐「諾言」，從柬埔寨撤軍。美國真的「撤軍」了，不侵略柬埔寨了？當然不是。

首先，人們看到，美國撤的只是地面部隊，它的空軍、海軍還在柬埔寨進行侵略戰爭。

其次，美國指使它的僕從西貢軍隊繼續留在柬埔寨，尤有進者，它還策動泰國派兵到柬埔寨打戰，以及鼓勵其他「盟邦」把軍隊開進柬埔寨。

再次，美國加緊對金邊龍諾集團提供軍火援助，要龍諾政權「動員」從小孩到老人去充當美國的炮灰。

人們看到，美國不僅沒有從柬埔寨撤走，結束對柬埔寨國家主權，領土完整，自由獨立的侵犯，而且還進行戰爭升級。它自六月底開始對柬埔寨境內更深入地區進行狂轟濫炸。尼遜本人會規定美軍在柬埔寨的行動不超過二十哩的界限，如今，美國空軍轟炸到二十哩之處了。可見，美國爲了侵略的需要，什麼戰爭行動都可以作出來了。它今日撤走地面部隊，當需要的時候，它又可以悍然入侵的。

美國兵「成功」進入柬魚鈎區

同時，人們看到美國爲了彌補本身狂大的野心與實際力量不足的弱點，正在加緊推行所謂「尼遜主義」，實現「亞洲人打亞洲人」的罪惡計劃。美國出錢出槍炮，指使西貢、泰國，甚至其他可能的盟邦出軍到柬埔寨作戰。這是它耍弄的策略。美國用什麼策略都不改變它進行侵略這個本質。所謂自柬埔寨「撤軍」，可作如是觀。

小國戰勝大國 又一明證

自從美軍入侵柬埔寨算起，近二個月來，柬埔寨人民抗擊着龍諾集團、以及美國、南越、泰國等外來侵略者，取得輝煌的戰果，解放了一半的地區，並且正在迅速地挺進，創造了小國戰勝大國的又一奇跡。

柬埔寨人民能夠取得那樣出色的勝利，分析起來無非是這幾點：

一，他們打的是正義的戰爭，進步的戰爭，正義和真理在他們一邊，他們得道多助；二，他們打的是



放統一陣綫領導的武裝力量得以迅速解放一些地方並在那裏建立新政權。美國侵略者只靠飛機、大炮、坦克機作戰，但在勇敢、不怕死的精神和機動靈活的戰術面前，這一切都失去作用。至於龍諾右派集團，他們更是不堪一擊，如果沒有美軍和南越軍替他們守一些城市和交通線，他們連金邊也守不住，早就宣告完蛋了。

總之，柬埔寨戰爭像越南一樣，充份表明小國人民能夠戰勝大國的侵略這一條真理。（金針）

現在世界上 究竟誰怕誰

· 李於 ·

美國從一七七六年通過獨立宣言以來，經歷了發展和沒落的過程。

大家知道，美國是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發了橫財，使它的經濟實力迅速膨脹起來的，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初期爬上了「強盛」的頂峰。戰後，它驕橫不可一世，一手拿着美元，一手揮舞原子弹，以「世界憲兵」自居，像惡狼一樣張牙舞爪，像瘋狗一樣到處亂竄。它拼命地向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區進行侵略和擴張，它妄圖建立一個歷史上空前的大帝國，獨霸全球。但是，曾幾何時，美國就從「強盛」的頂峰上迅速地跌了下來。美國的侵略性全球戰略，加劇了它同全世界人民的矛盾，加劇了美國國內的階級鬥爭。這些國內外不可調和的矛盾加深了美國的政治經濟危機，使它陷入內外交困、走投無路的窘境它正在垂死掙扎。

世界各國人民不怕美國侵略者。在過去十年中，亞、非、拉地區烽火漫天的人民解放戰爭和一場猛

過一場的群衆反美風暴，給予妄圖充當「世界憲兵」的美國以最沉重的打擊，使美國侵略者自己套在脖子上的一條條絞索步步抽緊。侵越戰事的慘敗，集中地暴露了美國侵略勢力的致命戰略弱點：出師不義，失道寡助；戰線太長，兵力不足；後方太遠，供應困難；勞師遠征，軍心厭戰。現在，印支三國人民抗美救國戰爭的迅猛發展，使美國這些致命弱點更加突出。從烽火遍地的東南亞，到戰火紛飛的中近東，從非洲茂密的叢林，到拉丁美洲的崇山峻嶺，美國侵略者到處都陷於被動挨打的境地，處於全世界人民的分割包圍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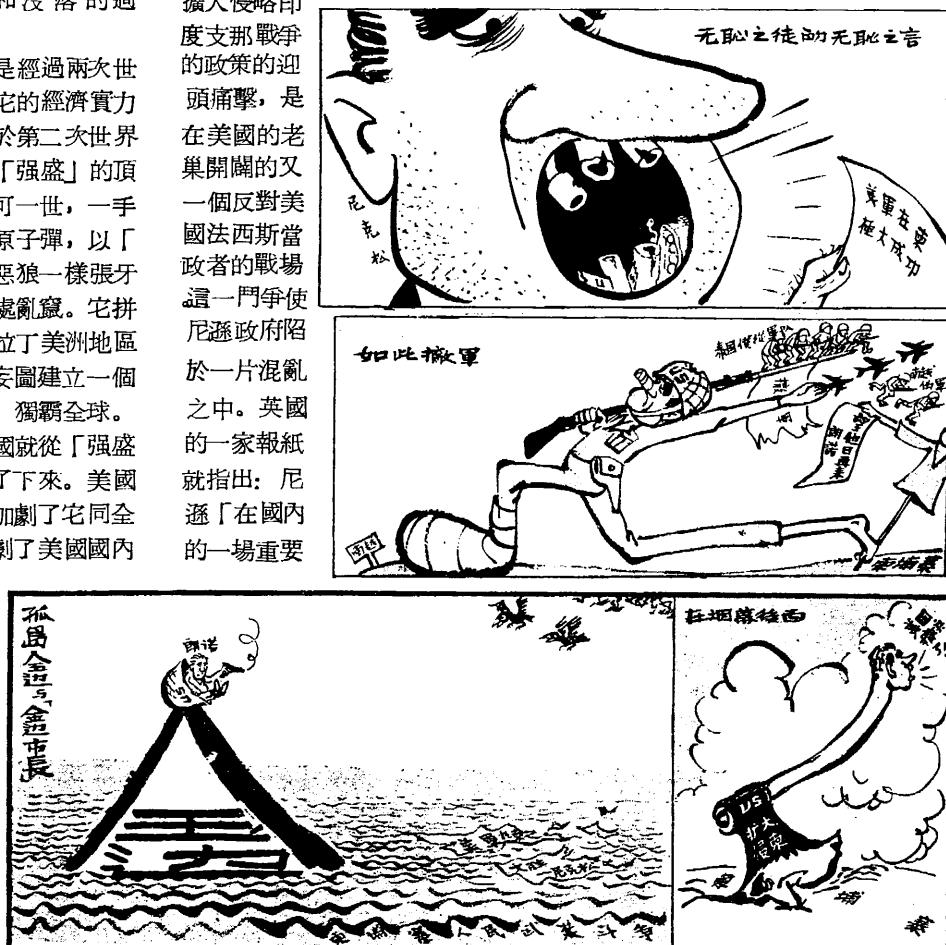
美國人民也不怕美國在外發動侵略對內實行法西斯專政的當政者。

近來，美國人民反對尼遜政府出兵侵略柬埔寨、擴大侵略印支戰爭的運動席捲全國，就是明證。美國人民的英勇鬥爭，是對尼遜政府擴大侵略印度支那戰爭的政策的迎頭痛擊，是在美國的老巢開闢的又一個反對美國法西斯當政者的戰場。這一鬥爭使尼遜政府陷於一片混亂之中。英國的一家報紙就指出：尼遜「在國內的一場重要

的戰役里已經輸掉了。」

不是世界各國人民怕美國侵略者，而是美國侵略勢力怕世界各國人民。面對世界人民反美運動的蓬勃高漲，美國當政頭子尼遜在上台後就迅速地驚呼美國處在「困難的年代」。他在上台之日，要在玻璃罩里發表演說，這件事情本身就表明他多麼怕人民。最近，尼遜說什麼他寧肯只當一任總統，也要在柬埔寨蠻幹，「而不願意眼看美國淪為二等國家」。這恰恰也是尼遜陷入窮途末路的自供，表明他已經被印度支那人民團結戰鬥的強大力量嚇破了膽，不惜拿自己的總統「寶座」孤注一擲，妄圖挽救美國法西斯統治集團及其僕從的滅亡。

人民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人民是多數。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美國侵略者及其僕從必然要被世界人民所消滅。未來屬於人民，世界屬於人民。



美國的通貨膨脹

金
岡

美国官方发表的数字，总是有所缩小的。例如越南战场上死去的美国兵数字，便屡经外国记者指出，经常缩小。但尽管是缩小，这个「劳工部」的调查，仍不能不承认美国工人的工资在涨风之下日益缩减的事实。

作为统治者喉舌的「华尔街日报」，在不久前也曾指出：「就一九六九年整个年份来说，物价的上涨，把工资增加部份已完全吃掉了」。

较早时，美国「前卫」周报曾替工人们计算过实际收入。它指出说：如果扣除税金并折去物价的涨幅，工人们每周的实际收入平均由一九六五年的八十七元二角七分下降到一九六九年的八十六元零三分。损失一点四元。

受薪者在通货膨胀下所受的苦痛，五十岁左右的人而在当年国民党统治下的旧社会中生活过来的人，咸能深深体会得到。今天，美国受薪者无论「白领」，「蓝领」，莫不都深陷在这种苦痛之中。

至于公债持有者和银行存款者受到的损失，那就更容易比较得出来了。今年四月二十日，美国全国提高利率，从年率百分之五点五升为百分之五点七五。表面上，似乎对存款者和公债持有者都很有利，但实际上，消费者物价的上昇年率却是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两相比较，连小学生也算得出来，利息不但被物价吃光，还要蚀老本。升斗小民要想靠存款或购买公债来储蓄，那就只有愈储愈少。弄到后来，便会出现皮德逊的故事了。

正是因此，不久之前，美国的「生活」杂志说了几句良心话。它写道：「近十年来，美国被称作为『富裕的社会』，但是，当美国国民们了解到去年和今年的经济成长，就无不会思及，这实际是个『巨大的骗局』」。「生活」杂志是资产阶级的刊物，当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说话。它认为，酷烈的通货膨胀除了攫夺了美国人的荷包之外，并因它的恶性循环（物价上昇——购买力降低——成本加重）造成利润减退，以致生产停滞。它呼籲注意「通货膨胀下的利润减退」。

退休金缩水老人苦

最痛苦的是年老的退休者。这些人拿的是一笔固定的退休金，在年复一年的通货膨胀侵蚀下，取得愈

来愈少，生活也就愈来愈困苦。至于一次过获得一笔退职金的人，由于他们几乎都是把钱存进银行或购买债券，靠利息来维持生活的，所受的打击就更严重。

美国的通货膨胀，势凶且烈，而且年复一年，无休无止。这当然有其世界性的一面，是受到资本主义世界总危机的影响，和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全面通货膨胀，有无法割裂的关系。遍观今天西方各国，英国之类是不必说了，甚至号称经济在发展中的西德和日本，连年以来，也无不陷入通货膨胀的漩涡中，叫苦连天。面对今日西德的通货膨胀情况，甚至西德财政部中的一个「局长」，也不免忆起战后初期他身怀六百亿马克到街头去换取一只马铃薯的情景。可见现时西德的通货膨胀之严重。再以日本来说，据「日本银行」发表，截至四月底为止，批发物价已连续腾涨了十五个月，打破了朝鲜战争时连续腾涨十四个月的纪录，成为战后得未曾见者。今年三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去年三月上涨了百分之八点四，四月份又比去年同期上涨了百分之八，情景和美国已相当近似。

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

二十六岁的银行出纳皮德逊，看中了一幅地皮。可是当他获悉这块地皮的价钱之后，发现按照自己的收入，即使辛勤一世，不吃不穿，也无法买得起它。

皮德逊的行劫故事

不过，这个皮德逊却拥有一个相当「发达」的脑子。他苦苦思索了一段时期之后，最后被他想出了一条绝计来：银行里有的是钱，拼着坐二、三年监牢，偷它一笔钱出来藏匿好。等到服刑期满，自己也不过五十岁左右。到时掘出藏金，便可买入这幅地皮，面团团做富家翁了。

经过再三考虑，皮德逊觉得他的计划无懈可击。于是便觑准一个机会，从银行里偷了一笔钜款，藏在一个绝对秘密的地方。跟着而来的消息，也一如他的预料：他被捕了，并且被判监禁三十年。

皮德逊安心过他的监狱生活了。美国的监狱，出名地黑暗。狱中日子，痛苦万分。但皮德逊和一切犯人不同，他是按照其计划入狱的。所以生活虽然痛苦，心里却充满着未来的憧憬。每过一天，他自觉和那笔钜款又接近了一步。

悠悠三十年终于艰辛地渡过，皮德逊出狱了。这

时候，他已变成一个白发苍苍、腰背伛偻的老头子了。他急急地找到藏金所在，高兴地发现，那笔「鉅款」安然無恙地躺在那儿。

可是，当他怀着这笔「鉅款」，满怀兴奋地找到房地产经纪的时候，现实就象一盆冷水泼到他的头上似地，使他整个人为之呆住。

经过了多少年来的通货膨胀，特别是在约翰逊，尼逊这两个人的魔术棒下，美元的身价大跌不已。皮德逊发现，自己辛辛苦苦捱了三十年监牢所获得的代价；现在，只够买到当年那幅地皮的一只角角。

这当然是个编造出来的故事。但却是今天流传在美国，而为人们所乐道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反映了一桩千真万确的事实：可怕的通货膨胀。

今天，通货膨胀就象洪水猛兽一样，不断地冲击着美国的国土，困扰着人民的生活。去年六月，美国「时代」周刊曾惊呼说：「美国货币币值，正在惊人地下降。在过去三十年间，美元币值下降了将近三分之二」。到了年底，美国官方的消息，也不得不承认：一九三九年的美元，现在所值，已连三角七分美金也到了。

美元币值惊人下降

通货膨胀造成的物价涨风，连年以来，已使美国人民叫苦连天。「时代」周刊说：在一九六九年「一年内，牛肉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以致「愈来愈多的人，本来吃肉排的，现在改吃肉碎了」。又说：「密苏里州堪萨斯地方的米契尔·沙奇夫妇，两年半生第一个女儿的时候，医生的账单是一百五十美元，分娩室费用二十五美元。今年，再生一个儿子的时候，医生的账单已增至二百美元，分娩室的费用也加到四十五美元了。」

最近，「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也在一篇报导通货膨胀的文章中，透露了美国人民的苦况。它写道：「加里福尼亚州的一个主妇诉说：连『用过一次便须丢弃的纸尿布，每盒也从四角七分涨至八角三分了。两年前售价每对九元九角五分的童鞋，现在已需十三元九角五分』。波士顿的一个推销员，更仰天长叹道：『以前，一家六口，伙食费每星期共为五十美元，现在是一家四口，伙食费也非每星期六十美元不可了』。」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还叙述了一个盐湖城的餐厅老板的故事。这个老板对记者喟叹说：一年以前，它的餐厅每天还可以卖出二百客牛扒，但现在则平均每天只能售出七十客左右。而且，来帮襯的大多是新面孔。意味着大部份熟客都已经在通货膨胀的冲击下，变得吃不起牛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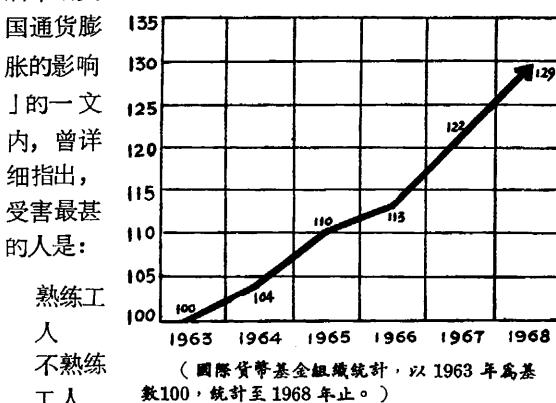
受薪阶级受害最甚

在通货膨胀的泛滥下，最身受其害的是谁？这一点，连美国资产阶级也不否认，受苦最甚的是劳动人民。最近一期的美国圣路易斯联合银行「调查月报」

中，在「六十年代后半期美国通货膨胀的影响」的一文内，曾详细指出，受害最甚的人是：

- 熟练工人
- 不熟练工人
- 白领阶级
- 公债持有者
- 银行存款者
- 退休者

衝天火箭 美國通貨供應量指數



这里指出的六种人，绝大部分都是劳动人民。其中，前面三种，都属受薪阶层。受薪阶层在通货膨胀的祸患下，首当其冲，蒙受损失，那是连美国官方都不敢予以否认的事实。今年四月，美国「劳工部」的调查显示：一家四口的典型工人家庭，其收入，名义上已从去年春天的每周平均一百零四元九角美金，调整为现时的每周平均一百十七元五角五分美金了。但扣除了物价暴涨的因素之外，这个家庭的实际所得，每星期平均反而比去春少了一美元。

疯狂侵略导致危机

但美国的通货膨胀之十分炽烈，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另有其本国的因素，那便是拜统治者疯狂扩军，积极侵略所赐。正因如此，招致到美国严重的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二次大战后，美国已经历了二十三个会计年度，却有十七个会计年度出现赤字，累计为一千二百多亿美元。为了弥补赤字，美国政府只有滥发公债和滥印纸币。而这样做法的后果，自是招致来通货膨胀了。据统计，迄前年底为止，美国政府的公债发行量已达三千七百亿美元，达到一九三三年度的十八倍，去年和前年相比，其国内纸币发行量也增加了百分之十一。尼逊上台之时，曾大言不惭，说要抑制通货膨胀，但是不到一年，美国又发行了两次新公债，使物价更加腾涨。使美国的经济更形恶化，真正如尼逊所说，碰上了「历史上最最困难的时期」了。

今天，美国尼逊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通货膨胀，正是它的百困之一。是尼逊所解不开的死结之一。甚至资产阶级的刊物如「时代」周刊，也看得出来：「通货膨胀将于今后多年继续困扰美国」。因而感慨地喟叹，美国已「变成一个束手无策的国家」。言外不胜唏嘘之至！



炒王沙教授

翠峯

上課的鐘聲已響過很久了，沙教授的影子始終沒有出現。講堂裏，同學們又乘機「作亂」起來。前排的女同學像群麻雀「吱吱喳喳」地不知在講誰的壞話，偶而「哇哇」幾聲，笑得前後俯仰。後排的男同學，怪樣更多：有的帶上一副叫人嘔吐的肉麻表情，張大喉嚨唱起其新校歌——沒肝的人，有的毫無忌憚地摺起紙飛機這邊一隻那邊一隻的亂放，有的更拉厚臉皮色溜溜，油滑滑地與前排的女同學打情罵俏。

笑聲、罵聲、喊聲、叫聲、椅子聲、皮鞋聲……完全弄成一塊，加上在上空盤旋飛行的紙飛機，整個講堂顯得一團亂七八糟……

這時，坐在後排角落的彼得李，一邊從後褲袋抽出梳子梳頭、一邊對着身邊的羅伯洪說：

「幹××，炒王沙不知又要蛇到幾時才來。你猜他在做什麼？」

羅伯洪狠狠地吸了吸手上的「三個五」，向彼得李臉上吐出一團烟，然後才斜起那雙三角眼回答：

「丟——還不是在樓上抓緊電話筒打聽股票行情！媽的這個傢伙一分錢大過牛車輪，錢是他老子！」說着就把半截烟尾朝前用力地搬了過去。烟尾湊巧丟在一位女同學的馬尾上，她「嘩」的大叫起來：「衰鬼，暎！」

「邊個衰呀！」一位男同學裝起女人腔調皮地問。於是，又引得滿堂哄笑；忽然，笑聲戛然而止，整間講堂變得鴉雀無聲。原來——咱們的沙教授駕臨了。

今天的沙教授打扮得挺有光彩的：一頂烏黑的頭髮，梳得整整齊齊、油油滑滑，還閃閃發亮呢。紅潤略帶腫的雙頰夾着一個凸出的圓鼻子，鼻子上就架了一副金邊眼鏡，眼鏡框內藏着一雙小小的老鼠眼

，鼻子下的厚嘴唇嘛就好像塗過胭脂似的明顯紅豔。身上的那件白長袖，似乎大了一點。但是却掩蓋不了他那突出的肚皮。那寬大的褲頭就在大肚皮下掛着，好像快掉下來了。

沙教授一邊以一種輕盈的步伐跳上講台，一邊却向同學們頻頻點頭，頻頻微笑：「真、真對不起。又遲到了。其實嘛，也不過十分鐘——不，才九分鐘罷了。嘿……」

他走到了講台正中，放下厚厚的書本，托了托架在鼻樑上的眼鏡，眯起眼睛向四周圍一掃。然後，又綻開了笑容，得意揚揚地說：

「告訴各位一個天大的好消息，嘿嘿……我呀——」他拍了拍自己的胸膛：「我買的××公司的股票剛才又漲價了！漲了多打你們知道嗎？哈哈……前天才每股一塊九毛六，昨天是一塊九毛九，剛才呀，啊喲喲已經兩塊零五分啦。我買了六千股，你們知道嗎？六千股可不是個小數目，賺起來喲，哈哈……」

他眉飛色舞，越說就越興奮、越起勁，壓根兒就忘記了自己是要來講課的。終於，他索性就給同學們上起「炒」課，教起「炒」術來。

「……買股票嘛，要心明眼亮、要胆大心細，要消息靈通，要手脚迅速。行情好的，即使漲價也不一定要賣出。對，就壓下來，等它再漲！嘿嘿……就好像我一樣，包賺的！行情不太好，那就趕快脫手啦。不過，倒要提防提防，有些人偏偏故意不跟你買，要你把每股市價降得更低——那，當然，這些事是不會發生在我身上的。因為，我呀，已得其三昧真火了。哈……」

他吞了吞口水，又扶了扶眼鏡繼續說：

「對，明天就讓我發一些××公司的召股表格，讓你們實習實習……記着，填寫股數時千萬不要用阿拉伯數字。要寫：One thousand, Two thousand最好像我一樣，買個six thousand。後面，還要加上個Only，懂嗎？……唔，信封上最好再貼上一張毛半錢郵票……填完後，就交給我審閱、審閱……。」

……一節的時間快溜過去了，不少同學聽得不耐煩，就在座位上，騷動起來。後排的彼得李拼命的「擦」着鞋底，羅伯洪「喳」一聲燃起第三根「五五五」。

沙教授似乎覺察出這種情形，臉色不禁有點尷尬：

「哦，對——對不起，浪費了你們不少寶貴的時間。其實，我是為你們着想，教懂你們如何買股票，對你們有好處。好罷，以後有問題，儘管找我砌磚砌磚，研究研究……現在，請各位翻開——」

糟了，到底教到那里？沙教授心里一慌，但是又很快地滾了滾眼珠，心生一計。他指着前排的馬尾同學密絲陳。

「喂，考考你，我教到了那裏？」

密絲陳假惺惺地翻了翻書，然後搖搖頭。

「你，為什麼不站起來，為什麼上課不聽書？哼……你，後排角落的，我教到那里？」他把指頭指向彼得李。彼得李嚇了一跳，無可奈何地站起身回答：

「是，是第十章嗎？」

全堂的同學吃吃地低笑起來。羅伯洪輕輕踢了彼得李一脚：「丟，是第九呀！」

可是，咱們的沙教授已經轉過身去，在黑板上用力地寫下兩個英文字：Chapter Ten。

同學們笑得更厲害了。

沙教授轉回身來，莫名其妙地望向台下。

「噹……」下課的鐘聲已經響起了。他不禁微微一怔，但是很迅速地又換了副笑容：「哦，時間已到，下次再談，下次再談。」

他將沉甸甸的課本提起，挾入脣下，再扶了扶眼鏡。然後若無其事、趾高氣揚地跨出了講堂。

講堂裏又「嗚嗚、嘩嘩」地嘈了起來……。

× × ×

吃過了午飯。

牆角的唱機正播送出「碰擦擦、碰擦擦」的爵士音樂。

沙教授獨自一人斜靠在沙發上。那一隻曉得半天高的腳，正得意洋洋地搖動，似乎要向天花板上的一隻壁虎挑戰。尖鼻樑下兩片艷紅色的嘴唇，緊緊地挾着一根香烟，還不時狠抽猛吸幾下，然後朝向天花板吐出一團又一團的烏煙。地上的烟灰隨着迴轉的風扇所打的風四處飛旋，空氣十分鬱悶。

他把餘下的半截烟向烟灰碟垂直一截，熄了火，然後從沙發裏抽出頭來，走到電唱機旁的彈簧床邊。他拍了拍枕頭，就躺了下去。在床上，他心里盤算：

「……兩塊零五分一股，總共六千股，折算起來得利固然不少；可是根據經紀人阿Y先生的『貼土』，看來價錢還會上漲。嘿嘿，我就繼續壓下來，再等下一趟的高價。哈哈，那不是要賺得更多嗎？」

「對，全部都不放手……太太、太太！倒杯茶來！」他一古錄坐起身就朝廚房裏叫嚷。

忽然，床頭的電話機響起來，他心頭一跳：「不是又來報喜的吧？」他雙手索性就把整個電話機都拖入懷里，又直直地躺回彈簧床上。他抓起聽筒一聽：

「Hello！哦，是你，林教授……哈……唔、唔！害喲喲……是的是的，我買了六千股呀。前天才一塊九毛六、昨天開到一塊九毛九，今早已兩塊零五分——甚麼？你說甚麼？……開始跌價？……大跌？……還要繼續跌？……阿Y先

生說有人要買？……一塊八一股？……呸！這麼低……好好，到老地方詳細談一談……。」

「釘！」——電話收錢了。

向來視錢如命的沙教授緊緊抓着自己的頭髮，他閉上眼，沉思着，沉思着。終於，他像座火山爆發了。他從床上跳起來，把整個電話機狠狠地從彈簧床上一摔——「碰」的一聲，把床底的暹羅貓兒嚇得直從門外竄。

他心如刀割地叫嚷着、咒罵着、咆哮着：「他媽的！我早就說不要這公司的股票，老Y這婊子一直慫恿我買，媽的，婊子！一塊八一股？幹××……吃人、吃人、吃人！……。」

他來回地在房里衝來衝去，拖鞋使勁地拍打着地面，那兩個拳頭就在空中揮舞，好像要把所有的人都吞掉似的……身裁肥腫的沙太太正從廚房里驚惶惶地捧出茶來，一看見這情形，也被嚇得躲回廚房里去，久久都不敢探頭。

終於，沙教授一脚踢翻了唱機，換了衣服，咆哮着衝下樓去。

他打開車門，擠進車座。真氣人，那鬼「摩多」又不能「死踏」。就在這時，迎面走來了幾個學生。他隱隱約約聽到有人在唸着那首最近在廁所壁上出現的打油詩：

堂皇大學出了個炒家，
炒起股票啊就頂呱呱；
『烏龍殼』的行情怎麼樣？
『駝鳥蛋』呀何時要漲價？
他瞭若指掌秋毫明察。
課程教得怎樣他不管，
教是副業炒是本行嘛。
炒得股票漲價笑哈哈，
同事同學爭着把他誇，
稱他大學第一大炒家。」

沙教授不聽尤可，一聽之下，更是腦火。他睜大眼珠一瞪——媽的，是你們彼得李、羅伯洪幾個，哼！無毒不丈夫！等着瞧，爭尾老子把你們一個個「殺」、「殺」、「殺」！

他越是想心里越是不舒服，於是出力一瞪。

汽車竟然「死踏」起來。

兩旁的洋樓、樹木，飛快地向後退去、退去……

在一座廣告牌子下靜靜地「泊」着林教授的龜殼型「挖屎尋金」。沙教授一旋駕駛盤、就把轎車停在「挖屎尋金」的尾後。他下了車，滿臉氣忿地橫過馬路，直向「印度攤」衝去——活像隻發怒的野牛，一雙眼珠佈滿紅絲；鼻子還哼哼地響。

林教授似乎已等了很久，地上躺着個「看衰你」的空烟盒，滿地是烟屁股。

「喂！老林，跌價是事實？」
「當然是事實，Y先生說還會繼續慘跌。」

「媽的，老Y這婊子！我早說不要！媽——」

「Kawan minum apa？」生來雙眼就有點斜視的印度人不知趣地從中插進來問道。

「Teh！」沙教授大聲的回答。引得那印度人一臉不快之色，口里還喃喃咒罵。

「那個Y先生想叫你把那六千股賣——」

「×！我会賣？我……為什麼要賣？」沙教授失去理智似地邊喘邊說。

「現在買了方出一塊八一股——」

「呸！一塊八這麼低！吃人！不賣！不賣！」

「Teh！」印度人一隻手把一杯熱騰騰的茶遞了過來。

林教授望着茶杯裏滾滾上升的水氣說道：

「依我看，還是賣得好。不然如果再往下掉，損失會更慘重。」

……沙教授沉思了很久、很久。

終於，他點了點頭：「唉，也只好這樣了……一塊八，吃人、黑暗……。」

他像個洩了氣的皮球，整個人軟了下去，上半身就爬在桌面上。

「走，到交易所去。」林教授站起身推了他一把，然後從褲袋里

(轉入第廿八版)

戰斗的開始

雷

「哼，到底搞些什麼鬼！？已經二十七號了，還不發薪？」

「每一期發薪日都拖上十多天，難道我們工人不必吃飯？」

「遲到兩分鐘他就吆喝喝，薪水就不準時發，真有此理！」

「我們的薪水一天才兩三塊錢，真他媽的，這區區的小數也要欺詐！」

這是座落在工業區的一間加工工廠，機器仍舊在轟隆轟隆的吼叫。工友們憤怒的在談論着，有些工友甚至穿了衣服要離廠。

「派幾個代表去問他到底發不發薪？」有一位工友這樣高聲說道。

「派什麼代表，我們全體一齊去！」另一位工友憤怒的吼道。

「對，全體一齊去！」

工友們一呼百應，大家都義憤填膺。這時，辦公廳里走出一個「職員」，看到這種情形，趕緊又縮了回去。

不久，只見大肚皮「廠長」裝模作樣的跑了過來，後面還跟着個「職員」。

「你們這是幹什麼？為什麼不工作？」大肚皮「廠長」指手劃腳的在吆喝。

「去，回去工作崗位，鬧嚷嚷的成什麼體統！」那「職員」也加了把腔。

「什麼鬧嚷嚷？今天幾號啦？為什麼不發薪？」工友們也不示弱。

「難道我們不必吃飯？」

「閻王可不給我們欠屋租水火費的！」

「工作就得拿薪水！何況我們的薪水一天才兩三塊錢！」

「你們不工作怎樣發薪？」大肚皮拉拉褲頭，一雙老鼠眼盡在工友身上打轉：「去，去工作，你們已破壞廠規，要受處罰的。」

「對，破壞廠規將被開除！」那「職員」發出了恐嚇。

「開除就開除，我們的血汗錢總得要拿！」

「不要和他囉嗦，我們去找老板！」

「走，去找老板！」

工友們一窩蜂的衝過了大肚皮的攔阻，走向辦公廳。只聽得大肚皮在後面喊着：

「喂……老板不在……你們去也沒用……。」

在辦公廳里，工友們首先看到了經理，他坐在旋轉椅上，露着狡猾的眼色，望着進來的工友們，口里含着一根香烟。

「你們是來打架的嗎？為什麼不去工作？」經理狼狽的吸了一口煙，冷冷的說道。

「我們來拿我們的血汗薪水！」一個吼聲從工友群里發出。

「哦，來拿薪水的，」經理頓了頓，奸險的說：「派個代表來好了，何必這樣多人來？好，進去工作，再選個代表來談好了。」

聽了經理的話，工友們更是怒火中燒，辦公廳一片怒吼。

經理看到他的鬼計不得逞，禿頭上直冒汗，心里却在計算着。

「你們商量選個代表來吧，什麼人都可以。」他的口氣溫和了些，用軟的。

「不必選了，我們全體都是代表！」

「對，我們全體都是代表，我們是來要薪水！」

是的，多年來工友們受夠了廠方的欺詐、剝削。每一位新工友都

必須像過鬼門關的一試用六個月，試完六個月後，又說工友沒有進步，再試用三個月。在試工期間一天的工資才二塊半至三塊不等。

百物高漲，可是工友們的薪水多年來一分錢都沒有提高，一百二十元就一直是一百二十元，你想要求加薪嘛，明天就休想有工作。

在這間廠里原本是一個月發兩次薪，就是月中和月尾，但是廠方時常將發薪日拖上一段時間，月中拉到月底，月底的拉到月中，變成了一個月發半個月薪水，工友們就靠那一百幾十塊錢來養活一家，現在又被廠方拉上二十多天發一次薪，請問怎樣過活？他們心中的憤怒怎能忍受？

「可是，老板不在呀！」經理，看到情勢不對，改換了口氣：「何況現在銀行已超過支款時間，好吧，你們回去工作，我保證明天發薪。」

「不，我們要現在就發薪，現在不發決不開工！」

「你保證多少次啦，有那一次實現的？」

這時工友們的憤怒在沸騰，辦公廳里吼聲如雷：

「哼，你拿我們的錢去買洋樓，買汽車！」

「你用我們工友的血汗錢開分廠，放高利貸，誰不知道。」

「你拿工人的錢去逛酒吧，逛夜總會！」

「……」

在憤怒聲中，經理畏縮成一團，時時想找機會溜掉；可是被工友們包圍着不得逞。正在這時，忽然桌上的電話鈴響了，經理顫着手拿起了話筒。

「喂……是是……他們已停工，不……他們要馬上發薪才肯開工……是是……好……好……我馬上去辦……知道……。」經理放下了話筒，用手帕抹了抹額上的汗，又擺出一副吸人血的臉孔，說：「老板來電說你們得馬上去開工，現在馬上發薪水給你們！去！」

工友們抱着勝利的心情走進工廠，這是戰鬥的開始……

醒來罷，青年人！

在此时此地，我们的年青人，一天到晚都受到黄色及灰色文化的无情轰击、侵蚀。扭开收音机，不是有人大唱“谁来爱我”就是要求“你把爱情还给我！”不然就是“我若是失去了你我就不能活！”甚至大唱“我找刺激我想放荡”！

再扭开电视机，便出现了两个活宝贝，讲的尽是一些底级趣味、不堪入耳的废话。什么“世界女人咁多，任佢地拾，任佢地爱，揼净揼埋，爱净爱埋，定轮到你的吗！”这种侮辱女性的话也亏他说的出口！要不然，他们就是教人讲一些话来贪讨别人的小便宜，或者用人家的相貌来做笑柄，诸如“你的面莫雅死，圆圆肥肥，象‘孟加里罗地’平样！”便是。还有时常拿一些口吃、跛脚、上缺唇等的不幸的人们来作嘲笑的对象！最可恶的就是他们时常故意歪解方言，或故意讲走了音的普通话，来博取观众的笑声！

在此时此地，我们的年青人一天到晚都受到种种不良的诱惑。几乎每一天，在某一个角落，都有举行大大小小的歌唱比赛，有不少人前往参加，希望能当起“歌星”，来一个“名利双收”。于是我们看到不少的青年男女，整天面对镜子“千锤百炼”，希望能登上冠军宝座，能当起唱片商老板的宠儿。殊不知，唱片商捧得最高的歌星，也就是最多产的摇钱树！更有不少男女学生，在学校里组织什么“三人小组”，“××歌舞团”，这些人在“校际歌唱比赛”得了奖之后便受电视台的“邀请”来扭屁股，来“献艺”。有一次，在某一个电视节目歌唱比赛里见到一个年纪大约五六岁的小孩子大唱“可爱的人生”！这孩子后来虽未入选，但却得

了一个“纪念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歌星”的行列里，不但有男学生，还有刚离校的女学生，“大学生”，甚至有“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些人，不好好利用青春，来加紧学习，以便日后把青春献给人群，却整天在名利场里打滚！

黄色灰色文化的侵蚀力是惊人的。我们之中，有一些青年人学披头散发，跳阿哥哥舞、灵魂舞，上派对，穿阿飞装等玩意儿。更有一些不知自爱的姐妹们，身穿的是暴露大腿的短裙，头顶的是“黄梨”型的假发。我就认识一群女孩子，她们白天在工厂里当女工，工资每天是两块半，她们午餐只吃几块麵包，连五分钱的巴士车资也不愿意出，每天走路上工放工。她们这样做是为什么呢？是培养储蓄的美德吗？不！原来省钱是要来买布料，原子纲，化庄品和假发。有一次，天下着大雨，我看到她们却冒着大雨，奔跑回家！为了省五分钱，这是何苦来？

我们为什么要共同来唾弃黄色灰色的“文化”呢？它们到底能对我们产生怎样的作用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先了解这些东西的本质。那些黄色灰色的文化宣扬的是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它们转移我们的视线，叫我们不再关心周遭所发生的一切，忘掉身受的剥削和压迫，盲目的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青年人如果长期不断遭受这种文化的腐蚀，便会成为精神颓废的行尸走肉。譬如一个年青人整天爱呀泪呀恨呀死呀，那还有什么雄心壮志跟着大伙儿为改造不合理的生活环境而艰苦奋斗呢？那还有什么勇气面对残酷的现实的压迫呢？

我们常常听到西方的青年人吸

大麻，服迷幻药来麻醉自己的新闻（据报导，本地也开始有了这种现象。）这是多么可怕呀！说实在的，灰色黄色文化跟迷幻药又有什么不同呢？迷幻药能暂时解脱心灵的苦闷，灰色黄色文化何尝不然呢？迷幻药是越服越深，黄色文化不是一样吗？年青人！不要整日唱那些流行歌曲，做那些无聊的事情，以免误了自己，也把这些变相的迷幻药推销给别人！

姐妹们把你们的短裙塞进垃圾桶里去吧！这些服装是侮辱女性的！难道姐妹们与天俱来的有生命价值的肌体，是用来供人观尝而不是用来劳动，延殖人类的生命？姐妹们！把你们的原子綱化庄品丢出窗外去罢！难道我们的姐妹，除了把自己打扮成花瓶供人玩尝之外，一点本事也没有吗？为什么要降低自己的人格，把自己当作取悦别人的废物？姐妹们，我们有的是一双手，而我们的祖先就是凭这双手来创造世界的！妇女占社会人口的一半，妇女对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力，姐妹们应该同兄弟们一道，对改造不合理的生活环境的事情，多关心，多努力，以争取一个幸福的生活环境！

甦醒罢，年青人，睁开眼睛看看这世界罢！有多少人生活在饥寒交迫中，有多少兄弟姐妹们受压迫，遭剥削，有那么一小撮人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世界上有多少不平的路，等待我们去剗；世界有多少事，等待我们动手去干；别再浑浑噩噩地受人迷惑，任人摆布，任人牢割！摆脱那些颓废文化的影响！旧的事物，有待我们去摧毁，新的世界，有待我们去创造！

甦醒罢，年青人！

大家談前途



問題討論

編者按：

自上期我們呼請讀友們踴躍投稿，參加前途問題的討論。我們收到了一些稿件，從不同方面對生活方向，出路等問題發表意見；這期刊出三篇。我們希望工友、同學們熱烈參加討論，使問題發掘得更廣、更深；使真理愈討論愈明顯。讓我們通過集體的智慧，把前途辨明，以便滿懷信心，在生活的道路上，勇敢的闊步向前！

外，她還勤力读书學習，常常捱到深夜。逢到休息那一天，要是有健康的影片，好象“我的一家”，“失蹤的少女”，“屋”……李大姐一定約我們一起去看。她還告訴我們許許多新鮮的事物和做人的道理。她說：「人活着只為了吃喝玩樂，追求物质的享受，太沒意思。活着，應該為社會為群眾服務。我們不應該糊里糊塗，把青春糟蹋了，而是應該乘年青的時候，好好學習，懂得真正做人的道理，要做個有用的人。」

我喜歡和李大姐在一块，她常常介紹好的書報給我們閱讀，而且啟發我們建立正確的生活態度，幫助我們樹立看待事物的正確觀點。漸漸的，我的生活範圍擴大了，再也不為每天身邊的瑣事患得患失。我懂得應該多去關心周圍的姐妹，幫助她們進步過來，多為大伙兒做好事；我明白只有和同樣受壓迫的兄弟姐妹一道，去把生活環境改好，我們才有出路。我堅信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

日子要怎樣過

玉英

我是某百貨公司的女售貨員，已經做了三年，可是只加薪一次，每月的工資還不上一百元。公司方面老是說沒有賺，可是還能維持到現在。

我們做工的時間長，也很不正常，有時要達到深夜，星期天還要工作。每天除了用餐外，都得站，站個不停，招呼顧客。有一些顧客很愛挑剔计较；還有一些來意不善的家伙，我們都要受這些人的氣。可是都得忍氣吞聲，不然他們告到經理那兒去，就得“炒魷魚”，因為老板認為：“顧客永遠是對的”！售貨員得罪了顧客，就要失去了生意；這樣一來，老板所說的也是對的了，他要我們一天站到晚，也是對的了？！

我們每天上班下班，再做一些家務，生活就這樣單調地度過了。有時我們簡直沒有想到生活究竟為了什麼，彷彿就是這樣把宝贵的青春賣給了這家公司。

我們女售貨員當中，有一些很愛虛榮，一到出糧的時候，就三三兩兩去买衣料，買化妝品，他們得到的工資，除了家用外，恐怕都花在這方面。這些同事一聚在一起，就談這些裝扮的瑣事，在同事間互相學起那種坏風習。更有些姐妹涉世未深，經不起物质的引誘而墮落了。想到這些，實在叫人害怕，也叫人心痛。難道一個人應該這樣庸庸碌碌，漫無目的地過日子嗎？

我們姐妹當中，有一位李大姐，她為人和善，喜歡幫助人家，也很自愛。每天除了上班做工，幫助家務

畢業以後的出路

陳炎生

會考日期一天一天地逼近了。但是越接近會考，心裏就越覺得空虛、不大踏實了。想到「升學」？「就業」？……而自己又是「適齡」，必須先去「服役」……有點難以自主，前途渺茫一片。

六年中學生涯，是不容易捱過的啊。尤其後三年，一大堆功課和作業，一本本厚厚的書本，攬得人喘不氣。我們理科班的，看來更沉重。不是今天實驗，就是明天測驗；不是理化，就是純數，再不然就是「抄」資料寫「論文」，還有每周二個下午的課外活動……每天都是沒個完的。這些既然搞得我們無暇旁及，哪裏還有空余的時間讀課外書看報，更不用說認識周圍的事物、培養日後參加社會活動的真正知識和領悳了。因此，我想，目前大家拼命埋頭苦鑽，應該只是為了那一張「文凭」吧！

富家子弟，有條件升大學，到外地留學，文凭對他們或許還有點用處；可是對於出身貧寒的子弟，這還不能當成「飯票」呢！目前，不是有很多受高等教育的青年，找不到事做，或是處於半失業狀態中，這就是我們「知識青年」的「前途」？！

看我大哥吧！他前幾年畢業，就一直賦閒在家，

后来父亲觉得情形不对，就把他叫到傢俬店学「手艺」去了！

如今快轮到我了，父亲问我：「阿炎，毕了业后，你要干什么？」我真不知要怎样回答父亲。还是他说：「我看你也跟老大一样，到傢俬店学工，或进工厂当工人。现在你们读书出来，不一定都能找到饭吃。我给你们读书，只是想让你们识一些字，学一点做人的道理。既然在学校里学不到做人的道理，那就出来社会上学。记住：做人最重要应该老实，有骨气，不要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死活。一个人能够自食其力，就是干粗工也不羞耻。最羞耻的是做寄生虫，干那伤天害理的事情！」

爸爸这一番话，虽然没有完全帮我指出毕业后的「出路」、「前途」，却是值得参考和深思的。从今以后，我是应该对前途和做人的问题，重新来一个考虑的。

我想，当问题搞通了，旧的包袱抛掉了，我们就会大胆地走进社会，到火热的生活中经风雨，见世面！那时，就不会因个人的利益，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不会感到前途渺茫了。

将来要做什么

方興

「将来要做什么？」这是为人父母，为人师表者常向孩子们发问、教海、以至斥责的问题。发问后，孩子们的答案必须是：医生、工程师、绘测师、飞机师、发明家、文学家、音乐家……什么师什么家的。要是答不出来，或是答了别的什么，势必招来一顿教训：

「不懂做什么好？没出息！看看人家吧！大学荣誉学位，要考硕士、博士了，一个月赚整千，还有做医生的，做大财副的，就算教书的吧！也有四五百…」

「做工人？那你读书干什么？你读的是什么书？做工人现在就去，又何必读书？」

（接第十八版）

勞動人民的鴉片，都是向新社會新政權猖狂進攻的工具。正是這個斯坦尼用罪惡的黑貨把所謂「藝術的聖殿」（即劇場）變成了爲有產者復辟製造輿論的「宣傳的講台」。

斯坦尼就是這樣一個極端虛偽的有產集團僞善者。他聲嘶力竭地反對「傾向性」，但實際上一絲一毫也不反對有產集團文藝的政治傾向。對於無產者文藝的政治傾向和功利目的，他却橫加反對，不准存在，可見，斯坦尼反對一切政治「

傾向」和「功利目的」的喊叫，完全是一種混淆視聽、掩人耳目的障眼法，而瘋狂反對無產者文藝的政治傾向和功利目的，才是他的罪惡宗旨。

一些有產者和斯坦尼一樣，都侈談什麼音樂能給人以「美的享受」，「美感享受」。其實，他們所說的，就是有產集團靡靡之音能給他們那幫剝削者權貴們的「美感」，使他們抖起精神，更加瘋狂地反對無產者勞動者對他們的抗爭。

與此相反，無產者則把進步音

在学校里，老师们也这么教训：

「会考，是个大关头，过了这个关头，你们未必看到前途，因为过关的人多，所以你们要抢在人家的前头，考甲等，几个A，前途便属于你们的；否则，将来做建筑，驾罗厘，倒粪，前途——你们没有份！」

对工课欠佳的同学，老师们也惯於用冷冰的语气这样问：「成绩这样差，将来要做什么？」言下之意，无非是：考不到好文凭，想赚钱，想出人头地，想过舒适生活吗？啧！做估俚，倒粪去吧！

在这些为人父母、为人师表眼中，就是这几个字：地位至上，金钱第一。在这种唯名利是求的教育下，孩子们个个彻夜泡书，考场上拼个你死我活。文凭发到手，「身价」也随着变。有的挤入上层，找到「前(钱?)途」。有的上下两难，彷徨！有的不甘愿做量地官，抛弃学校里学的那些破烂，毅然承受生活的煎熬。

说到前途：且看这三种人三种前途：

能挤入上层，做人上人的，必定为上层人的利益着想，必定和上层人一伙欺压、剥削中下层人。所谓人上人，骑在别人头上的人，有前途？鬼话，被骑的人岂甘被骑？终有一天骑人的人要被踩在千百万人脚下，这就是他们的前途。

高不成，低不就的人最可怜。问题就出在他们脑子里先有「高」「低」之分。他们要爬「高」，没有垫脚砖（文凭、贵人），叫他们就「低」，他们怕「不出头」。这是受了腐朽教育的害，中了拜金社会的毒。他们如果不猛醒，看清楚「高」的其实不高，「低」的其实才真正高、有意义，而一时抱着破包袱，蔑视劳动，最后是註定被劳动的人们所唾弃。

真正有前途的，是那些敢于经受生活的煎熬、困难的磨鍊的人，那些能和广大劳动人民共呼吸，能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人。不管是握铁鎚、拿锄头，挑担子，摇笔桿……只要做的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推动社会发展的，敢破坏旧的、腐朽的，敢建设新的、进步的，这都是最有前途，最有出息，最能出头翻身的事。

樂當作向一切剝削者進行戰鬥的銳利武器。對於無產者充滿大無畏抗爭精神的戰斗歌曲，有產集團嚴禁猶恐不及，他們如何能從中找到任何「美感享受」呢？當然不能！

斯坦尼那套超階級的音樂觀點，以及反對無產者進步的音樂，宣揚有產者腐朽音樂的行徑，必須徹底揭穿；同時，必須進一步發揮無產者進步音樂的戰鬥作用，讓進步的音樂發出更大的力量。鼓勵人們為建設美好的社會而奮鬥不息。



評斯坦尼的反動音樂觀

斯坦尼的反動「體系」，是徹頭徹尾的有產社會集團藝術體系。其體系的反動觀點，也反映在他對於音樂理論、創作、指揮、演唱、演奏等方面。

音樂，在斯坦尼一生的黑色的藝術活動中佔有特殊的地位。他會經直言不諱地說：音樂「在我的事業和我的工作中，它們必然佔有很大的地位。」我們可以從音樂的階級屬性，社會作用，創作源泉，表演原則等四方面來剖析斯坦尼音樂觀的反動性。

有產社會集團爲了維持其罪惡統治和挽救其垂死的命運，總是採用種種手法，把有產社會集團的利益標榜爲「全人類」的利益，把他們的死亡誇張爲「人類的毀滅」。在音樂史上，有產集團音樂家一向把有產集團的音樂說成是「全人類的財富」，什麼「音樂沒有國界，全人類都可以享受」等等。總之，就是鼓吹「音樂超階級」論。斯坦尼也煞費苦心地祭起「超階級」的破旗，掩飾有產社會集團的階級實質。

他胡說什麼「在心靈生活的領域內，有許多東西是一切人所共同需要的。」「超意識感情的深刻而打動人心的音符」，就是「心靈生活的領域」中，「人類共有」的音樂。斯坦尼所鼓吹的「超意識」，實際上就是有產集團意識。他所謂的「超意識感情的音符」，實際上就是有產集團音樂。在分爲剝削與被剝削兩種集團的社會中，果真存在什麼爲「一切人所共同需要」的音樂嗎？沒有，完全沒有。作為表現一定社會集團的思想感情的音樂藝術，從來都是從屬於一定的社會集團的。社會上沒有超階級的，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

斯坦尼曾狂熱地吹捧歌劇「黑桃皇后」（柴可夫斯基作曲），說什麼劇中「主要人物沒有一個音符可以增減……他們在完整性和完美性上可說已經登峰造極了。」其實，這部歌劇的「主要人物」，是一些爲了發財和佔有女人而變得神經分裂的瘋子，是一些終日吸吮勞動人民血汗的百無聊賴的貴族老人和臭小姐，是一些極端醜惡的寄生蟲。這種骯髒的生活也正是斯坦尼自身生活的寫照。這部歌劇的主要人物葛爾曼爲了發財致富的瘋狂心理和斯坦尼唯利是圖的資本家的精神面貌是完全一樣的。所以，斯坦尼狂熱吹捧「黑桃皇后」這一事實，充分說明了「黑桃皇后」的有產集團實質。

社會上剝削勢力大搞什麼「爵士音樂」，「電子音樂」，「垮掉的一代」的音樂，甚至發展到在午台上用鐵錘敲砸鋼琴，讓猩猩之類的野獸登台「演奏」樂器……，花樣百出，名目繁多，完全是爲了發洩沒落社會集團的歇斯底里，填補精神的空虛，追求感官的刺激。這正是社會剝削勢力政治上腐朽、沒落、必然滅亡的現實在藝術上的反映，是他們垂死掙扎、苟延殘喘的悲鳴。剝削勢力讓那些有產集團的靡靡之音大行其道，就是意圖藉此麻醉人民，毒害人民，宣揚有產社會集團的生活方式，爲他們政治目的服務的。這是很明顯的有產集團的觀點。他們雖然在口頭上提出什麼文藝是超階級的，但是他們在實際上是主張有產社會集團的文藝，反對無產者勞動民衆的文藝。我們不是看到無產者、勞動民衆的進步文藝遭到剝削集團的誹謗，咒罵，攻擊和箝制嗎？他們是妄圖詆毀和破壞無產者勞動民衆藝術作品的巨

大影響。由此可見，只要社會分爲不同的社會集團存在，根本不可能存在所謂「人類共有」的音樂。斯坦尼所鼓吹的超階級的「人類共有」的音樂，完全是欺人之談。

音樂在社會生活中究竟起什麼作用？對於這個重要的原則問題，斯坦尼也竭力掩蓋有產集團音樂維護有產集團的罪惡統治。

斯坦尼宣稱：「傾向和藝術是不相容的，互相排斥的」，「一絲一毫的功利目的或傾向滲入藝術領域，便會立刻殺害藝術的」。他拼命反對把午台變成「宣傳的講台」，極力宣傳「劇場實是娛樂」。並鼓吹音樂的作用即在於給人以「美感享受」的反動主張，他說：「當歌唱家以其受過良好訓練的嗓音來表達音樂作品時，你就已經得到某種美感的享受了。」

斯坦尼果真反對藝術的傾向性和功利目的嗎？只要看看他一生中所排演、導演的歌劇，就可以撕破他的畫皮。從一八九七年到一九三八年的四十一年間，他總共排演、導演過「沙皇的未婚妻」、「黑桃皇后」、「卡門」等二十多部沙皇俄國和西歐資本家的「古典」歌劇。這些歌劇所歌頌的全部都是沙皇俄國和西歐的封建集團和有產集團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即或偶爾出現的勞動人民形象，也被橫加歪曲、醜化，令人不堪入目。這些歌劇從頭到尾都打上了地主有產者的政治利益和世界觀的印記。尤其應提出的是，上述二十多部歌劇中，絕大部分都是一九一七年沙皇被推翻以後，由斯坦尼排演、導演並塞進蘇聯新社會的午台的。不難看出，這些歌劇完全是地主有產者麻痹

（轉入第十七版）



天堂奇遇

揭露人間丑惡

張 戎

一部喜劇，給觀眾看得樂了，笑了，拍手了，而且帶着問題去想，從中得到教育，對於善惡、正義和非正義有了具體鮮明的認識，這才是真正的喜劇，影片「天堂奇遇」就是這樣一部喜劇；它以新的風格、新的內容，出現在正派的影壇上，給觀眾予新鮮、有滋養的精神糧食。

★ 大都市繁榮外衣的補釘 ★

「哈哈」木屋區是大都市里的一個貧民窟，錯落地滿佈着破陋凌亂的木屋。與其說是木屋，不如說是木盒子來得恰當。可不是嗎？影片一開始，就把我們帶到阿光的「家」，那個比普通大一些的木箱，比有錢人的狗屋不如好幾十倍的木箱，就是阿光棲身之所；在哈哈區正散佈着許多大大小小的木盒。這些木盒里面都住了人，住着好幾千正直、善良，不搶不偷，掙扎在生活線上的勞苦大眾。

說大都市，繁華可夠繁華，一幢幢高樓大廈，一條條寬大的街道，還有那五彩繽紛的霓虹廣告塔，是夠繁華的了。偏偏是像「哈哈」這類木屋區，給它的堂煌外衣增添補釘，看了多碍眼——其實是畸形發展的社會的一個很好的見證。

突然一場大火，燒光了「哈哈」區。于是住在高樓里的人們雀躍興奮了。可是，「哈哈」區貧民有人活活給燒死（當中有阿香的奶奶），數千災區居民露宿街邊，流離失所。

是誰放火燒了這個木屋區呢？

★ 木屋區變成商展會場 ★

木屋區夷成平地，難民正陷身於水深火熱之中；馬上，就有人搖

擺着前來賑濟，主持人是名流刁大紳，看他爲災民舀粥米，給記者拍照，某些報紙爲他吹噓宣傳，儼然一副慈善家的嘴臉。

同時，刁大紳召集了商界代表，傳達了他的「上面」的指令，要趕緊動手，在「哈哈」區舉行一個商展。刁大紳告訴他們說：這個商展是爲了展示社會經濟的繁榮，政治的安定，還可以吸引遊客游資！「功德圓滿」同時，他是這個商展会的主席，又是「哈哈」區的主人，到時可以乘機大刮龍，遂其私的目的，正是「一石二鳥」，名利雙收。

偏偏商家的反應不熱烈，一方面因爲商展攤位租金昂貴，一方面行情冷淡，（不是「繁榮」！）市民購買力低落，各廠商恐怕這次的收入，補不回開銷，得不償失；但是又慑于刁大紳的社會地位，又代表當局出面，只好強忍割肉之痛。這顯示了社會一派「繁榮」不過，是人爲製造的假像；更反映了當局對社會經濟衰退的憂心如焚，希望藉着假造的「繁榮」刺激「經濟的增長」，愚弄社會民情。

刁大紳就是粉墨登場，串演這幕歌午昇平醜劇的角色。無怪乎他一次又一次立功，得了當局賜封一道又一道勳章金牌！而他又靠着這些「金牌」「勳章」，財源廣進！

★ 誰放了一把無情火 ★

商展会開幕典禮上，刁大紳丢了那枚勳章，正巧給「哈哈飲室」伙計阿光拾到。刁大紳找回了這枚勳章，好像找回了命根子，竟得意忘形地把阿光請到他家里。阿光無意中在他的像簿中，看到刁大紳和一個日本軍官的合照，據他說：

這是他的奮鬥史——他的出賣民族，出賣國家的漢奸「光榮」史！

日本帝國主義是被打敗了，但是，刁大紳搖身一變，又成了「有功社會」的名流財主，他說：「有了這個（指鈔票），才有這個（勳章）；有了這個（勳章），才有這個（勳章）；有了更多的這個（鈔票），才有更多更多的這個……」夠了，刁大紳錢從那里來，怎樣來？他是誰豢養的？還不夠清楚嗎？影片描繪他像狗那樣爬進商展会場，在垃圾堆檢「勳章」的醜態，正是生動極了，確貼極了！

影片也進一步揭穿刁大紳更大的陰私和罪行。原來他爲了在「哈哈」區舉辦商展会，將來在這兒建高樓大廈，大撈一筆，竟放火把整個木屋區燒光了。像刁大紳這類慈善家和社会名流，原是好話說盡，壞事幹絕的効子手，黑暗勢力的幫兇，滿手沾染了勞動人民的鮮血。當他的罪行給阿光發現了，爲了滅口，他露出猙獰的真面目，要追殺阿光，把阿光置于死地。

刁大紳這種罪大惡極的敗類有好下場嗎？沒有，他最終逃不開勞動人民的懲罰。影片對這個反面人物的處置，把它作爲喜劇的收場，真是大快人心，大長人們的志氣。

★ 誰在幹腐蝕青年的勾當 ★

影片對於時下猖獗的「新潮唱片」、「新潮樂隊」、「新潮××」……各種腐蝕青年靈魂的黃色文化，也有相當程度的揭露和諷刺。特別是它生動、典型地塑造了「歐歐歌王」、「歐歐樂隊」、「新潮唱片公司」，暴露了它們的荒唐、齷齪、無恥，給予它們有力的嘲諷。

單單「歐歐××」的取名，就

相當有趣、巧妙，富有想像力和創造性。那些瘋瘋癲癲的青年男女，拉破喉嚨、大叫大嚷，不也是「歐歐……歐歐……」的！「新潮唱片公司」受了刁大紳壓力，強拉來阿光把他扮成「歐歐」，企圖利用「歐歐」的「魅力」，吸引這群青年，增加商展門票的收入。阿光這個純樸的青年怎樣登台演唱呢！哈，他們猛向阿光腰間一擊，阿光痛得大「歐」一聲，台下登時瘋狂起來。這些「新潮」的「藝術」，一經揭穿，算得是什麼東西呢？

刁大紳和他背後的主子，正是利用這些腐化、頹廢的「文化」和「藝術」，毒害青年。影片對於產生這種黃色文化的社会根源，對象揪得準，矛頭也刺得準！

刁大紳代其主子再三地要唱片公司出面大搞這些樂隊和「文娛」活動，要捧出「歐歐」這個所謂「現代青年」的榜樣，把青年都培養（其實是毒害、腐蝕）成灰溜溜的、瘋瘋癲癲的、不會造舊社會的反的青年，其居心何其毒也！人們對黃色、頹廢文化的泛濫，應該有本質的認識。

★ 阿光是勞動人民的子弟★

令人感到高興的是，影片出色地塑造了阿光這個出身于勞動階級的青年。他純樸、耿直、有正義感、愛憎分明，也有反抗性。

阿光愛他的階級兄弟和鄰居。他對阿香和她奶奶的關懷和幫助，充分的體現了他的高尚品格。一場水災使阿香成了孤女。她被收買去，幾乎陷身火坑，幸得阿光挺身出來，歷盡了多少艱難和曲折，冒了多次的危險，勇敢地把阿香救回來，送到階級親人那里。

阿光起先在糖果廠當包裝工人。這是一間高度剝削工人的工廠。它用低廉的工資請了許多童工，要他們幹超過他們體能的工作。看廠里牆上，掛着一個「上工時間，不准小便」的牌子，誰要講話或小便，誰就要被記過開除。阿光因為喝水當早餐，偷偷溜進廁所拉尿，結果給開除了。他憤怒異常，從工

頭手上奪過那工份表，在上面打了一個大叉。這是他對剝削制度的憤怒抗議和否定！這個抗爭行動，使工頭目瞪口呆。

一聽到放火燒光哈哈區、造成勞苦大眾無家可歸、損失慘重的罪魁，是刁大紳，阿光理直氣壯、威武不屈，向刁大紳進行了一場尖銳的鬥爭。這是一場被迫害者與迫害者的鬥爭！阿光以其勇敢和機智，擺脫了刁大紳的圍捕追殺，連同阿香，向鄉親們宣佈了刁大紳的罪行，同大家一起，向刁大紳進行不屈的鬥爭！

影片中阿光的形象，體現了勞動人民的高尚品質。我們希望在今後的正派影片中，看到更多阿光這樣可愛的人物。我們希望看到更高大，更堅強的勞動人民的雄偉形象！

★ 喜劇不是笑笑就了★

喜劇，作為一種藝術樣式，它也是源自現實生活，並經過加工，從而比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更能發揮其感染力，教育民衆的。喜劇在形式上當然較之其他戲劇形式來得輕鬆、活潑，更多的運用漫畫式的誇張，和出現更多的偶然性；但這些誇張和偶然性是在現實生活的基礎上提高和概括了的，因此，其中蘊含着必然性。看過影片「天堂奇遇」的人，都深切的感受到它的現實性。這是「天堂奇遇」的一個成功的地方。

我們這裡有很多喜劇（包括諧劇），都是大有問題的；它們不是形式主義地追求誇張，脫離了現實生活；便是流于庸俗化和低級趣味。它們誤導了觀眾和聽眾，對觀眾和聽眾起着壞的作用和壞的影響。其實所謂「笑笑罷了」的喜劇是不存在的，它們在各方面，都反映了製作者的意圖及其內心世界。我們常看到那些所謂的「文藝家」，慣于在他們「笑笑罷了」的「喜劇」中，利用勞動人民的某些小缺點，極力誇張、渲染，醜化人民，把他們寫成愚昧無知的一群，作為聽眾

和觀眾的笑料。這也反映了這些所謂的「文藝家」「把個人的快樂建築在勞動人民的痛苦上」的醜惡靈魂，他們就是利用一些無聊的動作、說話和怪腔怪調，吸引觀眾，在「笑笑」之中滲入劇毒，毒害無知的人。

和這些相反，喜劇「天堂奇遇」以正確的、真誠的創作意圖和態度，去處理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確切地說：它是以真誠的愛去歌頌具有高尚品質的勞動人民；以強烈的憎去詛咒暴露反動人物的罪惡。它給予觀眾的笑，是一種嚴肅的笑，康健的笑。在一個個笑聲中，觀眾在愛憎的共鳴中逐步得到提高。這樣，在正反人物互相對照中，使反派人物更加醜惡，更加可卑、可恨；而正面人物的形象却更加美好，更加可敬、可愛了。

★正面人物可愛，反面人物可憎★

影片對於代表正面人物的阿光的處理，是嚴肅和正確的。如阿光早晨刷牙擠牙膏（但牙膏已用完了）的動作，灌冷水當早餐的動作，編導者善于發掘它以收喜劇的效果，但又不是着意去過分誇張它。人們笑了，却笑中帶淚，在笑中馬上想到了阿光生活的困苦，想到了他的痛苦的根源。又在「哈哈」飲室里，阿光一下子捧茶、一下子送麵，忙得團團轉；把奶瓶放進湯麵中，把咖啡當麵湯，後來在牆壁上碰得個響頭，額頭上起了個大疙瘩，觀眾帶淚的笑聲中，對阿光寄以深厚的同情。正是餐室老板貪婪無厭的剝削和刻薄工人，把阿光搞得幾乎精神錯亂了——這些誇張，完全有現實根據，而其所產生的作用也更強烈。

對於反面人物的刁大紳，影片是以另一種感情和態度來處理的。如刁大紳不見了勳章，深夜還急急忙忙趕到「哈哈」商展會場尋找它，只見他從門底縫洞爬進去，身上那套睡衣腰帶沿屁股垂下，使他變成了一條大狗；當災民群衆追趕刁大紳時，他又做了一條喪家之狗，四處逃竄，最後從低矮的戲台下鑽出

「海燕」觀後

看過了《海燕》，回味起來，我們覺得有些意見應該提提。

《海燕》無疑是內容清新，主題思想基本上是正確的歌舞片。不過，影片對於一些不正確的思想傾向，看起來發掘得還不夠深刻，有的也沒有做適當的批判。例如，影片一開始，石小蕾（小燕飭）和方玉琪（謝瑜飭）面對着一幅廣告，她們顯得對「海燕社」的兩位主要演員——杜鵬和江曼雲，很愛慕崇拜（影片給人的印象，不是突出「海燕社」的健康的藝術內容獲得觀眾的愛戴，而是以主要演員的演技吸引人。）在《春花怒放》演出中，杜鵬和江曼雲這兩位主要演員那麼匆忙地接二連三主演，也給人一種印象，「海燕社」的成功是靠一二位演員的傑出表演。當然，演員的高超的演技，對內容的表現是重要的，不可少的因素，但如果過份強調，突出個別演員的演技（就整個演出團體與演出內容的聯繫而言），顯然會使人忽略了對健康藝術的思想意義的重視與領會。

在本地，一些健康的藝術團體，是以其教育意義重大的演出引起觀眾的共鳴，發揮藝術的力量的（這裏當然包括演員的出色表演，很好的表現了內容思想），這是一條正確的藝術道路，而這無疑是我們應該強調的。

正是因為「海燕社」疏忽了對演出意義、藝術內容的緊抓，從而對演員的思想工作做得少，才會出現重要演員江曼雲被「發展藝術」（實為個人演技表現）的錯誤思想所俘虜，幾乎跌入反動藝術的漩渦！這事情本身正好說明脫離藝術內容，強調表演手段（演技）的危險。

《海燕》對演員（全體而不是個別）的思想工作的不夠突出，還可從「海燕社」到漁村體驗生活那段戲看出來。「海燕社」為了演出《海上兒女》這樣一部反映現實的歌舞劇，發動演員到漁村體驗漁民的生活，這無疑是非常正確的。可是，在這一段戲里，又

忽視了通過集體體驗生活，提高集體成員的思想認識，從影片中，我們看不到衆多演員對漁民生活的探討、感受，和得到教育，有的是一片嬉笑聲。影片只突出石小蕾一人對漁民生活有深切的感受，這不能不算是一個疏忽。影片應該推廣小蕾的深切感受，使全體演員都從中得到教育，也應該表現小蕾正是在集體生活實踐中，在大家互相學習、探討和總結生活感受，對勞苦大眾（漁民）的困苦生活有了深入的認識，提升了思想感情！

在「海燕社」對待社員的落後思想行為上，也反映《海燕》對思想工作的不夠突出。我們看到的是：對海倫（葉惠飭）這個思想毛病嚴重的社員，社員們沒有給予充分的勸導和批評，反而調笑她；對江曼雲（梁珊瑚飭）被人誘去拍黃色電影的事，社員們漠不關心（這對於健康藝術團體來說，是個多麼重要的事！那是二種藝術道路，二種意識形態的嚴峻的鬥爭！）即使是她的愛人杜鵬（江漢飭）也沒有充分的在思想上（特別從事藝術是為了什麼？為誰服務？這個關鍵問題上。）指出她的錯誤；在石小蕾因戀愛問題犯了錯誤，而在排練時鬧情緒，「海燕社」這個集體本身對她沒有什麼啓發，她還是靠她母親的一席話，以及她本身的勇敢克服了錯誤。

在進步的團體裏，成員之間應該互助互愛，對團體裏的兄弟姐妹應該互相關懷。這是整個團體的思想工作問題。《海燕》對這點沒有足夠的突出。因此，「海燕社」一個成員淪落到「逍遙屋」去，一個成員——主要演員，被騙去拍色情電影，「海燕社」團體本身應負一部份的責任。

我們認為，正派文化活動的主要任務，在於打擊黑暗、歌頌光明，喚醒人民、團結人民、教育人民走上正確的人生道路。在執行這個任務的時候，無疑要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因此，從事進步的藝術活動是一場艱苦的抗爭，不僅要同社會的惡勢力作鬥爭，還要同錯誤的思想意識作鬥爭，只有堅定正確的生活方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藝術觀，才能排除困難，抗拒社會所加予的壞影響，才能堅持工作，發揮力量。《海燕》在這方面給觀眾的啓發，顯然就不夠深刻了。

這就是我們看《海燕》後的一些意見。

來……像刁大紳這樣一個卑躬屈膝，為黑暗勢力效犬馬之勞、對勞苦大眾窮兇極惡的傢伙，影片譏諷他，把他處理成一條喪家之狗，真是切貼極了。刁大紳，根本就是一條啃着主子桌下的骨頭的狗；他雖自以為不可一世，但是面對民衆裁判的時候，他就成了一條落水狗了。此外，如在賬災中，他假仁假意，

抱着一個嬰孩要記者給他拍照，却給撒了一團尿，狼狽之至，這又是很好的笑料，又是有力的嘲諷。一個偽善者的面目，赤裸在觀眾面前！

在觀眾的笑聲中，刁大紳更加卑鄙、更加令人憎恨。

影片對黑暗勢力大胆的揭露，對反面人物的刻劃真是淋漓盡致。對於阿光的思想意志，對於阿光與

勞動民衆之間的聯繫，反映不很夠深入。（如何光對醜惡社會、反動人物的認識和反抗，基本是自發的，應該怎樣從自發發展到自覺，這種思想發展，影片有責任向觀眾顯示出來。）群衆鬥爭刁大紳的場面，要是能更擴大、更深入，那就更加激動人心，感染力就更大。我們期待《長鳳》電影工作者在這方面作出新的努力。



碧綠的友誼

李耐

我是極愛喝茶的人，尤喜歡喝唐山來的好茶，所以每次經過茶山，都有一種親切的、依戀的感覺。今天，我又來到了古農瑪斯的山頂。它是西爪哇有名的茶山，避暑勝地新棠賴夜，就在這山上。

在山頂停車場里，俯覽四周，只見峰迴路轉之處，盡是一墩墩的，碧綠旺盛的茶樹。在停車場的山壁邊，隨手就可摘得到，一把把嫩青的茶葉。把它揉碎了，拿到鼻子邊聞，又放進口里去嚼，就有一陣清新的茶香味道。可是使我最為陶醉的，是在冷風撲面、霧氣濛濛的境地中，我對着這黛綠一片的山崗，不禁神馳遐想起來，想起了那遙遠的茶的祖家。

我想，不知早在什麼時候，這青綠甘醇的葉片兒，就已飄洋過海，從它祖先的地方，來到這友邦異土，歡歡樂樂地碧綠滋長了。

對於茶的知識，我是知道得很少。只從一些談原始文化的書上，曉得專家們會說過：“茶的故鄉是中國。”雖然還未定論，也有人說是印度，但我想喝茶的習慣，應該是中國人傳佈的。因為帶有福建音的“TEA”這個茶的國際語詞，今日已為全世界通用，可見茶的稱呼，實在是中國人傳開去的。

那麼究竟是誰，把茶這個植物，第一次帶到這熱帶島國來呢？或者退一步說，是誰把喝茶的習慣、種茶的技術，迢迢迢迢地帶來這兒呢？是那滿載友誼、文化、技術、物品的，浩蕩于太平洋中的，三寶太監的帆船嗎？還是那乘着大鷁眼船來的，苦難的豬仔們呢？又是誰，在這兒披荆斬棘，第一次撒下茶的種籽，然後辛辛苦苦地，拔綠了這個那個山頭呢？這真是不簡單的事情呵！在這裏面，也許正有不少

動人的、辛酸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吧！可惜並沒有人記下來。

我記得書上記下來的，便只是中國茶傳入非洲，是十六世紀的事；而三百年前，它傳到了英國，使英國人的喝茶量，竟佔了世界的第一位。又說，是因為發現中國海員喝了茶，不會生壞血病，這才使西洋人也學會了飲茶……

這些述說，只能證明，中國人與茶的關係很密切罷了，也並沒有提到過一些足以感人的事來。所以我以前在喝茶品味之餘，所能想到的，也只有懷念茶的故鄉罷了。

但是在前幾年，當我聽見了關於“兩萬里外去種茶”的故事後，竟分外激動，對茶產生了特別的感情。這實在是有關茶的，最感人的最美麗的故事。我常這麼想，倘使我竟是一個馬里人，而又極愛喝茶，當目睹這樣的事，那激動的心情，是必定難以形容的。

可不是麼？世界上酷愛喝茶的民族雖然越來越多，然而並不一定都能自己種茶自己喝。有些人連這種權利也被剝奪；殖民地時代的馬里人便是這樣。可是當他們一旦擺脫枷鎖，傲然當家做主的時候，他們就馬上喚起了這個強烈的願望，想要自力更生，在自己國土上長出綠茶來。但當時的法國專家們，傲慢地對他們說道：“不行，這是不現實的！在這非洲的火爐上，永遠種不出一片茶葉！”

為了要保持其單一經濟作物的特權，法國人過去是不准馬里人種茶的；就是現在馬里人獨立了，也還是不甘願讓人去種。馬里人對茶的渴望與熱愛，對它所產生的不可稍失片刻的，必須擁用它的自豪感情，法國人又怎能去理解，又如何願意去理解呢？這恐怕只有最和平

友善的，對茶原就有著最悠久最深厚感情的中國人民，才能夠充分理解得到吧！所以中國的專家，竟無私地派到馬里，幫助非洲人民種茶了！

我說他無私，那是一點也不過分。因為馬里人民獨立後，不再讓法國人去經營茶葉括龍了。他們自己直接從中國那兒，每年買進了四百噸的茶葉。可是中國專家現在要幫馬里人種出茶葉來，好不須再向中國買，這件咄咄怪事，法國人真是怎樣想也想不通呢！

在新人面前，奇跡是必定出現的。號稱非洲火爐的土地，雖然會把專家們帶去的茶種炙壞，却炙不壞他們征服自然的斗志。不久之後，火一般的地上，終於栽出了第一批綠油油的茶苗！這事實帶給馬里人的喜悅與感激，是何其大呵！難怪他們把兩國誕生的年份：“49—60”，用來命名這新生可愛的品種了。

這難道不是感動人的故事麼？我想是的。每當我呷着一杯熱茶，芳香撲鼻之際，想起了這件美事，總禁不住要吟出下面的詩句來：

在餐桌的玻璃杯里，
開放了小小的園林，
它是春天注入杯中的，
碧綠的友誼。

這四行詩句，我永不會忘記，早已背得爛熟。那是西班牙詩人阿爾蒂，到中國觀光時寫的，“茶山”一詩中的好句子。

這實在是好句！

初看到這詩句，我就很贊賞詩人巧妙的構思和形象的比喻。因為他不僅把茶的神韻寫活了，也把中國人接待外賓的熱情友誼寫活了。但是真正使我對這詩句，產生大大的感動並深以愛戀的，倒是在聽了

“兩萬里外去種茶”的故事後。那時，我忽然被末後的兩行詩句驚醒了！請看，那是怎樣發人深省的詩句呵：“它是春天注入杯中的，碧綠的友誼！”

這詩句的深意實是耐人尋味。我想，詩人把甘美的茶，比做春天注入杯中的友誼，使人喝了溫暖香甜，雋永難忘，這是很對的。但是馬里人民呢，他們也許會從另一角度上，把中國人民最珍貴最崇高的友誼，看作是像茶也似的，使人喝了沁人肺腑，回味無窮，永不忘懷吧！總之，無論怎麼比法，茶和友誼是結了不解緣了，它們是同樣令人雋永難忘的。

得到這茶一般友誼的人，會是何等甘美幸福呀！因為世上原很少肯拿出真正友誼的人。我會有這種想法，倒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里，看到孩子們手中的一本連環圖畫，書名是“綠色的地獄”。請看，這個名字，和前面所說的“碧綠的友誼”，正是何等強烈的對比呵！

這本連環圖畫，是根據阿根廷一部電影“血的河流”編繪的。裏面講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阿根廷勞動人民，在苦難深重的年月里，如何賣身給大企業主，似奴隸般地被驅趕入原始森林，在那兒砍伐冬青茶。這是一種相當于茶葉的飲料，可以為資本家換來大批大批的利潤。這些契約工人過着的非人生活，比起悲慘命運的猪仔華工來，並沒有好過多少。他們被鞭笞、毒刑、殘殺，甚至被擲到海里去淹死；他們也反抗、鬥爭、逃亡。總之，是使人看了憤懣、悲痛的，充滿着斑斑血淚的歷史。當我看完了這本小書，再來重溫馬里種茶的故事，就不免有無限的感觸與興嘆！為什麼同是綠色的植物，同是甘美的飲料，馬里人從中國茶里，獲得的是碧綠的友誼；而阿根廷的勞動人民，却因了冬青茶，陷入了綠色的地獄呢？這是多麼不同的遭遇呵！

“碧綠的友誼”“綠色的地獄”，這兩行大字浮在我的眼前，竟是這樣的鮮明，竟是對比得如此的強烈！茶，我所酷愛的茶呵，我

為它想得更深更多了……

我第一個便想到了金鷄納樹。它，正種植在我此刻所站立的，古農瑪斯山頂的附近。誰都知道，印尼是大量出產與輸出金鷄納的國家。可是你知道金鷄納樹，是怎樣立足于這個島國的嗎？它原不是印尼的當地植物，它是荷蘭殖民主義者，千方百計從原產地南美洲，偷竊過來的，而且是動員了戰艦去劫持的，然後運到氣候適宜的爪哇島，在這兒試種成功，廣植開去。

我連帶想到的是橡膠樹。它的原產地也在南美洲。當時那邊的統治者，發現了橡膠、金鷄納這些有價值的經濟作物，便嚴防別人偷運到外地種植，捉到了便要殺頭。然而還是有人偷，最後，也終於偷了出來。今天遍植南洋群島一帶的橡膠樹，便經歷過這一番驚心動魄的歷史。

殖民主義者這一番苦心，當然不會是存着好心的，僅僅為他自己的錢包罷了。同樣地，原產地的統治者，所以要制出許多駭人的條例，也為的是保持他的高額利潤。這麼一來，把這樣有益于人的植物，從這一塊地方搬到另一塊地方，幾乎全都貫穿着卑鄙齷齪的，見不得人的可恥勾當，哪兒還談得上有半丁點兒純潔的，碧綠一般的友誼呢！那是萬萬不會產生的。友誼在他們眼中，如果不是和金錢發生關係，那就簡直不值一個銅板；可是他們却可以為了一個銅板，甘冒殺頭的危險，去盜取他們的“專利”，一旦他們擁有了這些專利品，遭殃的就可能是廣大的勞動人民了。因為他們正是靠着奴役這許多的勞工，才賺得了許許多多的金元、美酒、女人。

是誰在制造那綠色的地獄，這不是很明顯的嗎？

說起來，金鷄納、橡膠、茶，都是印尼的主要輸出品，爪哇茶在國際市場上更具盛名。我現在站着的茶山，名為古農瑪斯，這在印尼話里，是金山的意思，這真是說得十分恰當。因為它掙來了很多的財富。然而，這綠滿山崗的茶，與金

鷄納、橡膠相比，又是怎樣的截然不同呀！茶，它却絕對不是通過戰艦與貪婪，才在這兒安家落戶的。盡管中國是茶的故鄉，茶是世界三大飲料之一，它的經濟價值何等重要，可是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從不會抱有過一絲一毫的歹念頭，他們沒有去壟斷，也沒有去為它製造專利，定出什麼殺頭的條規。相反的，是中國人把茶，從地球的東方，傳到了地球的西方，並且使它鋪綠在一個又一個的山頭，以至到了今日，地球上有了許多茂密的茶園，有了許多輸出茶葉的國家，而喝茶的人也越來越多了。

是誰在散播碧綠的友誼，這不是很明顯的嗎？

想想我們過去那許多苦難的先輩，在他們出外謀生時，也許是帶着對茶的祖國深情厚意的懷念，才把這綠色甘美的植物，携到了異國的吧！然後他們又附麗着滿腔的友誼，把它們散佈到世界的每個角落。今天，中國人是再也不会過那背井離鄉的辛酸日子了，但他們那種美德，却更加發揚光大，乃產生了兩萬里外種茶的美事！我深信，這種美事今後還會做得更多的，而且現在正在不斷地做着。

我真為茶的具有這種不同凡響的歷史與生命，感到十分的興奮與自豪！它那可貴的甘液，真正是令人飲後迴甘蕩漾，神情氣爽，意味無窮呵！

誰也不要那綠色的地獄！可是我相信，任何一個人，却都願意敞開胸懷，伸出熱烈的雙手，去迎接那碧綠般的友誼，這是必然的！無可置疑的！

但也只有具備着偉大情操、崇高精神的人，才能製造出碧綠的友誼來，這也是必然的，無可置疑的！看哪，這象徵着神聖友誼的茶樹，不是愈來愈廣泛地，復蓋在這個照耀着陽光的，美麗的大地上嗎？

具有這種生命的植物是永遠為人們歡迎的，具有這種生命的友誼也永遠不會消失！嫩綠的茶叢，即使有時會遇到風吹雨打，甚至在某些

（轉入第廿八版）

我 們 的 歌

原 甸

編者按：

收到原甸君遠隔山海寄來的詩稿，我們很是感動。原甸君離開馬來亞已有七八年了，這次，他「報到」「重新歸隊馬華文藝界」，這是多麼令人喜躍的事。曾經歌唱過「我的家鄉是座萬寶山」的原甸君，這次，唱起了雄壯的「我們的歌」了，這是時代的風雷，祖國的召喚，激起了原甸君的詩的泉流。誠如原甸君所殷切希望，「許多擱筆已久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拿起筆桿子，為祖國，為人民，為壯麗的時代而歌唱。

原甸君對我們的讚詞我們受之有愧，但，我們願把它轉送給所有為人民進步文藝的發展辛勤工作的文藝工作者。

我們舉起雙手歡迎原甸君的「歸隊」。親愛的文藝工作者們，讓我們一同努力，為祖國美麗的明天而艱苦奮鬥！

以下是原甸君的來信和詩作。

“建設月刊”編輯部

親愛的朋友們：

您們編的“建設”我都看過了，我十分欽佩您們的工作精神。請接受我對您們及“建設月刊”的熱烈的鼓掌。

這幾年來，我居住在國外，和我國的文藝界似乎完全脫離了聯繫，由於您們勤勞的工作精神鼓舞了我，使我的創作肌能有着重新活躍的慾望，我寫下了“我們的歌”寄給您們。我希望“我們的歌”是我重新歸隊馬華文藝界的“報到狀”，同時也希望能引起許多擱筆已久的文藝工作者重新歸隊，共同為我國的文藝工作的發展而奮鬥！

敬祝

編安

原 甸

1970-6-21

我們不唱
士大夫的歌
對着滿金樽的美酒
搖頭擺腦的唱什麼——
"....."

將進酒，杯莫停，
與君歌一曲
請君為我傾耳聽……”

我們不唱
末路豪傑的歌
在月明星稀下
手握一柄橫槊
唱什麼——
"....."

對酒當歌
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你以憂鬱為美的詩人啊
也不配與我們唱和
我們——
這龐大的
這雄偉的
這磅礴的
我——們！
我們！！

我——們！！！
我們——
發亮的集體
用億單位計算的集體啊！
我們的手臂揮起的時候
全世界是一片拳頭的森林
我們的脚步邁起的時候
全宇宙是一片電光雷震
雲河改道、星球抖落
啊！億萬個喉嚨開腔的時候
大自然十級的風暴也會被淹沒！

歷史學家啊！
你能不能告訴我們
這一曲亘古不息的歌
它的第一響深邃的音調子
在古老的歷史上哪一個日子裏
它狂飈似的為世界和宇宙從天落！

我們勤勞的勇敢的祖先啊！
是你們用勞累而奮發的歌聲
把宇宙從空漠中喚醒
把地球從邈遠的太陽系中接落
洪荒在歌聲中蠕動了
萬物在歌聲中生長了
火在歌聲中閃耀、起舞了

生命在歌聲中繁殖了

宇宙
有了歌聲
不再寂寞
地球
有了歌聲
漫漫的長夜開始划破
從黃河的兩岸到尼羅河之濱
文明的亞洲和非洲舒展着腰肢
愛琴海的邊沿
古希臘的哲學家在沉思……

宇宙啊！
是我們的祖先
劈開了渾濛的你
地球啊！
是我們的祖先
創造了晶瑩的你
我們的祖先
在開拓和創造之中
揮着汗，
唱着歌……

啊！
這深沉的歌

這硬朗的歌
從古遠唱到今天
把恐龍唱成化石
把喜瑪拉雅山巒唱高
把帕米爾的山麓唱進深海
把美洲唱成陸地
這永恒的歌
永不停歇
永不中斷
永不低落
我們的祖先喉嚨啞了
在鄉鄉震響着的奴隸的鐸鎚聲中嘯氣
第二代的祖先們又把苦難接上
又用倔強的嗓子把未竟的歌接着唱
唱他們的歌
唱我們的歌
一代又一代
唱我們的歌
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
唱我們的歌
時間在飛
光陰在流轉
歌聲讓田野的稻禾苗長
歌聲讓工場變成高大的工廠
歌聲讓飛機上天

歌聲讓輪船遠航
歌聲像雕刻家的刀斧
把我們的地球雕鑿得美麗明亮
我們的歌聲
唱斷了奴隸主手中的血鞭
我們的歌聲
唱掉了封建帝王頭頂的皇冠
我們的歌聲
在巴黎的街頭給渴血者掘起死亡之墓
在寒冷的雪夜里震撼冬宮
在紅色的故宮牆門外的廣場上
給歷史唱起一曲新的最强音!
我們的歌聲
充滿着勝利的信念
我們的歌聲
越唱越高亢
越唱越雄壯
滔滔的江河歸大海
萬道的溶流噴火山!
光焰無際的太陽啊!
我們要拔開滿天的烏雲迎接您
請您用您一萬條金色的指揮棒子
指揮我們這亘古未有的大合唱
亞洲高亢的嗓子拉響啦!

非洲沉重的音調令人肅然默想
歐洲的準備呼吸作好了
它洪亮的聲音已裝滿了寬闊的胸膛
熱情的南北美啊，我們也需要
你輕快的節奏感……
讓我們把我們的歌繼續的唱
讓我們把我們的歌高聲的唱
我們的歌聲震世界
我們的歌聲遍處響
處處有歌——
我們的歌
時時有歌——
我們的歌
遍地是歌——
我們的歌
滿天是歌——
我們的歌
地球的歌
宇宙的歌
我們的歌
我們的歌!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五日夜

「慈善」種種

祝
哈

我們這里，以慈善為名的玩意兒真多。有「慈善歌唱晚会」「慈善舞会」「慈善售旗活動」「選舉慈善皇后」等等，此外，有一些沒有題以「慈善」之名，但也算是「慈善事業」的，如「為殘廢兒童福利基金籌款」「為盲人………」「為聾啞人………」這種活動的內容是什麼呢？也不外是出售彩票，頭獎是一幢洋房，次獎是汽車，或者去什麼什麼地方的飛機票，還有，是舉行「時裝表演」。隨便打開報紙，如果你找不到這類「慈善活動」的消息，那就奇怪了。

我們的慈善事業那麼發達，按理說，那些殘廢者、無依無靠的老人和孤兒，應該是廣受「恩澤」，生活無虞了。然而，我們仍然看到很多斷手斷腳的乞丐，還有睡在馬路旁的老弱病人。這些人自然有損「市容」，萬一被外國旅客看來，據說有碍「瞻觀」，給外國佬一個不好印象，說不定下一回不來這兒花錢尋歡作樂了。於是，明明有那麼多乞丐，明明有那麼多的流浪漢，那也不許讓他們拋頭露面，「禁止流浪！」否則，就給他們提供個短期住所，讓他們吃烏豆飯，看他們還流浪得成嗎？

奇怪的是，這些殘廢者、孤苦的老人，却從不沒

有被邀請去參加「為他們而舉辦」的歌唱會、舞會和時裝表演。我想，大概這些孤苦的殘廢和瘦弱的老人是不配同上流社會的高貴的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在一起吧！換句話說，這些高貴的紳士淑女，是根本不把那些殘廢而又沒有錢的人瞧在眼里的。既然瞧不起他們，那又為什麼要為他們舉辦什麼「慈善」活動呢？

我們且來看看這些「慈善」活動是搞些什麼的吧！「慈善」的歌舞表演，唱的不是什麼「慈善」歌，而是「負心的人」「今天不回家」「親愛的小哥哥，你回頭望一望，後面有個漂亮的姑娘」「情難守」……這些歌的內容，一點也不「慈」，一點也不「善」。同什麼殘廢人、窮苦人一點兒也扯不上關係。所表演的舞，是露大腿、露臀部、露……的色情舞、阿飛舞，這種舞，一點也不「慈」，一點也不「善」。總之，以「慈善」為名的歌舞晚会，所表演的都是一些內容邪惡、內容頹廢的節目。

再看看那些以「慈善」為名的時裝表演，同表演脫衣舞又有何區別呢？一個個不知羞恥為何物的半裸或近全裸的模特兒，穿着薄如蟬翼的內衣褲，向觀眾大拋媚眼，引起一陣陣怪叫與淫笑，這叫做「慈善」！「慈善慈善」，它竟同黃色灰色文化混合在一起，結下不解之緣，「慈善」搞得越多，黃色灰色文化也傳播得越廣，其結果是一點也不「慈善」的啊！

礦山風雲

連載小說

前文提要

十三、忠烈到了萬利錫礦

·賈旦·

礦主鄭萬利終於決定把興利的忠烈來換萬利的成敦。

萬利錫礦的總管楊祿一知道來者是忠烈，甚為失望。繼而想起了在妓院的玉蘭對他說過，她有一個哥哥叫忠烈，給賣豬仔到馬來亞來，至今沒有消息。楊祿一試探，從忠烈的反應判斷，確定忠烈是玉蘭所要找的人。于是，楊祿以帶忠烈去見玉蘭為餌，誘忠烈參與礦工作；表面上對他好，暗地里却想方法要暗算他。

當楊祿在吃飯的時候，阿烏匆匆忙忙地進來，有點緊張地說：

「總管，外邊有事。」

楊祿眼睛睜大了，忘了嚼飯菜，待要說話，才又將那口飯菜嚥下去。

「什麼事，是不是忠烈跑了？」

「不是。王峯和關金領着一群人要見你。」

「你說我在吃飯，有事明天再說。」

「他們不肯，一定現在要見你。」

「什麼事要見我，你問了沒有？」

「他們不肯說，一定要見了你再說。」

「牛精那里去了？叫他管束管束他們。」

「他去沖涼，帶忠烈去，還沒回來。」

「你也真沒用，給你做頭兒，幾十隻豬也管不了！哼！去告訴他們，一會兒我去見他們。還有，看見牛精回來，先來告訴我。」阿烏去後，楊祿想道：「幾十個人一起來，總不會是好事的。偏偏牛精不在，萬一豬仔兇起來，老命只一條，還是多拖點時間，待牛精回來才出去。」爲要掩飾自己，楊祿假裝吃飯；事實上，他那有心吃飯。

外面，打手們袖里藏着鐵尺，在人群的四周站着。自由工則站在打手的旁邊看熱鬧。

一會兒，阿烏進來，告訴楊祿，牛精回來了。于是楊祿大搖大擺

地走出去，距離人群一二十尺時停住問：「什麼事，圍到這麼多人。」

「我們想問你，你把成敦弄到那里去？」王峯站在前面，代表大家問。

「這是礦里的事，你們管不着。」

「我們不是要管礦里的事，我們要知道成敦在那里。」

「我不說他在那里不可以？」

「你不說當然可以，你是總管嘛！不過，說出來大家放心，不是更好！」王峯看着楊祿說。

「有什麼不放心，他還不是一天吃三餐，一餐吃三四碗。」

牛精看見一大群人圍在一起，人沒到，聲音先到：「怎樣啦，吃飽了不去睡，明天好做工，圍在這里做什麼？」

「我們問總管，成敦給押去那里？」

在牛精旁邊的忠烈聽了，從苦惱中掉進迷惘里：「成敦，他在這里，又給押走？」

「問這些做什麼？」牛精的聲音比楊祿還要大，像是聲音大小可以表示一個人的力量的大小。

「他是我們的兄弟，我們關心他。」

「他是反頭，沒把他捉去餵鱷仔就夠便宜他了，你們還是乖點好，不要學他的樣。在這里鬧，沒有好處。」牛精回來了，楊祿胆壯些，敢說有刺激性的話。

從楊祿的話中，已可以知道成敦是安全的，但是關金還要問楊祿

爲什麼要把成敦押走。

「很簡單，他在這裏做反頭，把你們帶壞了，所以把他送走。好像忠烈，他是興利的壞頭，興利就把他送走……」話說出了，覺得不妥當，楊祿的話轉了個方向：「好像，紅毛、番仔要打來了，頭家好心教你們準備，免得到時白白給打死，成敦却叫大家不要準備，到時白白給打死，他不疼惜你們，你們何苦爲他這樣？」

「成敦不是這樣的人！」忠烈，和萬利的礦工異口同聲地說。

忠烈一開口，楊祿和牛精忙瞪眼。可是，風中的一盞小油燈所射出的微光沒力地把他們的瞪眼顯出來，算是白瞪眼。

「這就是了，你們給他拉着鼻子走，到現在還不知道把他你們帶壞。真的要到你們要死了，才知道他是壞人，那時，後悔也來不及了。」

「總管，你既然不說成敦在那里，我們也不想再問。」王峯說了，轉身走向忠烈。

「你就是忠烈？成敦時常說起你。」

「成敦他怎樣了。」

「今天早上才給押走，叫他們那麼說，多半沒有事。你幾時來。」

「我也是今天早上給押走，傍晚才到。」

「玉蘭呢？」

忠烈不知道怎樣說才好，尤其是在這麼多人面前。他正想換個話題，却聽到楊祿大聲地說：「大家回去睡。忠烈還沒有吃飯，吃了飯才去睡。」

「忠烈你要小心，總管從來不關心別人。說這樣的話，可能有什麼事。」

人群在監視下移動，忠烈仍然

站在那里，楊祿走到他身傍，警告他：「忠烈，做個好樣，我立即帶你去見玉蘭。」

忠烈雖然覺得聽總管的話會把自己和弟兄們隔開，但是玉蘭是他的妻，和他生活了那麼多年，經歷了多少歡樂和苦難，怎樣也忘不了，越來越想見她——總是下不了決心拒絕楊祿的引誘。

菜是沒有了，只有楊祿他們吃剩了的菜，這些菜，原本是要留到下一餐當小菜賣的，煮飯的分一小碟給忠烈。和春走過來，坐在忠烈旁邊，告訴他，菜是總管請的。

吃飯本來就要給菜的，還有什麼請不請。忠烈不領情，不答腔。

和春還是要找話說：「我常常聽成教說起你，知道你的本領最好，我們頭家最喜歡本領好的人，只要你替頭家出力，不要說自由，錢也會給的，那時候，你們夫妻團圓，吃用穿免煩惱。」

忠烈就當沒有聽到，只管吃。和春有點煩惱了，自言自語似地：「好心沒好報，不如賭四色。」

飯廳的桌上有二組人在賭博，有一組是在賭四色牌。自討沒趣的和春，就走到賭四色牌的那塊桌旁看。

在宿舍里，大家熱心地在討論成教。

「從總管和工頭說的話來推測，我看成教是沒事的，再說下去也沒有用，還是早點去睡好。」看見忠烈進來，王峯接下去說：「剛才忠烈也聽到，他們雖然沒有說，可也沒有說成教給他們怎樣了。頭家人做事是不怕我們知道的，他們要糟蹋一個人，一定会來一套『殺雞儆猴』，不會靜靜不出聲的。」

忠烈沒有立即回答，瞥一下一張張惶惑懇摯的面孔，他可以看出，大家對成教有了感情，他不忍看他們為成教的安危而放心不下，於是，他順着王峯的口氣說：「我看是不会有事的。我想，興利的弟兄們也以為我会有的事的，事實我是沒事的。我的情況和成教差不多，我沒事，他也不会有事的。」

經過開導，大家放心了。臉色

也開朗了。精神稍一鬆弛，疲倦便襲上來，有的躺下去睡了，有的想聽聽忠烈的故事。可是，陣陣的愁雲籠罩着忠烈的臉孔，沒人好意思再絮聒他，他們這樣想：「反正大家在一起，那怕沒機會問他。」

陣陣的風聲和着此起彼伏的鼾聲。夜深了，忠烈還是睡不着，剛才弟兄們關心成教的樣子，給他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不由他不想起成教，想起成教為他們夫婦出了那麼多力量，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險，最後被迫跳海。起初，他們以為他死了，傷心了好久，一直到廣主安排的黎明前的圍攻時，永成回去告訴他們，他遇到成教，但不肯說出他在那裡。即使不知道成教在那裡，只要成教還活着，大家也很高興。現在，他到萬利廣來，成教却不在了。

「成教幫了我們夫婦，可是我們夫婦到現在還各在一方，不能團圓。玉蘭她，她在那裡呢？」

雖然經驗告訴他，那些「上等人」的話多數不可靠。但是，從楊祿提起玉蘭的過程看，並不是造來騙他的。他相信楊祿所說的玉蘭確是他的妻，也相信楊祿知道玉蘭在那裡。可是，他知道，許多年輕的女同胞到這紅毛管的番邦，除非有人照顧，不然多半是不幸的，這當然不能怪玉蘭，那要怪誰呢？

想到這裡，千愁萬恨在腦海中打滾，掀起重重的波濤——沒有那腐敗的滿清政府，玉蘭和他的同鄉就不会在光天白日下被海盜擄去賣給豬仔船，自己也不会到豬仔船來；夫婦倆在唐山耕田種菜過日子，也沒有現在苦。現在，一個被逼到這黑暗的森林中做牛馬，一個給賣到黑暗的屋子里給糟蹋。這裏呀，也一樣的把好人當壞人，壞人當寶貝心肝，任由壞人來折磨好人，糟蹋好人；那紅毛也決不會是好人。

「我要殺盡他們！」忠烈竟然喊出聲來。

立即，外面有了輕微的脚步聲。脚步聲到他們宿舍旁邊就停下來。忠烈厭惡地低聲地罵道：「吃骨頭的，鼻靈耳也靈。」一會兒，腳

步聲又離去。

外面沒有脚步聲，里邊的脚步聲却響了。忠烈提起精神，注意着，這脚步聲來到他舖位便停下來，並且低聲地問道：「忠烈，你還沒有睡？」

忠烈坐了起來，問道：「你是誰？」

「王峯。你還沒有睡？明天要做工，早點睡好。」

「我睡不下。」

「是不是在想玉蘭？光想也沒用，應該想點方法去見她。」

「有什麼方法？」

「方法是人想的。以前，我和成教談過，逃最簡單，可是，不知道玉蘭在那裡，即使逃出去，也找不到她。」

「你和成教談過我們的事？」

「我們像兄弟，什麼都說。可惜他不在，他在，還會替你出主意。」

「和成教像兄弟般」吸引着忠烈。「從剛才的情形看來，他也像個領袖。這裏的情況他熟悉，聽聽他的意見，應該是有用的。」於是忠烈問王峯，依他看，該怎麼辦才好。

王峯坐到床沿來，用更低的聲音說：「現在最麻煩的是不知道玉蘭在那裡。」

「總管知道。」

「小聲點——只有總管知道？他肯不肯帶你去見玉蘭？」

忠烈把楊祿要帶他去見玉蘭的條件略說一遍。

王峯沈思了一陣，說：「以我看，先見了玉蘭，然後想辦法救他；讓她一直在外邊總是不好的。總管如果向你提起，你就假裝答應他去打仗，待見了玉蘭後，看那邊的情形怎樣，再想合適的方法救她。」

忠烈猶豫了一下，問道：「沒有別條路了？」

「我看沒有了。還是早點睡吧，外面有人看守。」王峯說了，自己回去睡。

「也許真的沒有別條路了。玉蘭啊，我們的命為什麼這麼苦！」

只因為——

——工場詩抄

史紅

從禮拜天做到禮拜天
又從禮拜天做到禮拜天
已經記不清打從什麼時候開始
張老伯就不會休息過一天

扛大木板的時候他咬緊牙根
筋疲力倦的時候他就吸支烟
下雨的時候他沒有休息
晴天的時候他冒着汗雨

上回不小心刺到鐵釘
腳腫了他也蹣跚走向工場
昨天患了不小的感冒
頭重腳輕他也硬頂着工作

今天我才關切地問他
干嗎要從早到晚做個不停
但見他憤怒得拳頭都捏出汗：「
只因為吃的用的樣樣都起價！」

檢垃圾的

小女孩

吟子

汪汪汪！汪汪汪！
「喂！
檢垃圾的小女孩
不懂卫生的支那人
谁叫你弄脏了我的门口
以后不许你在这儿捡垃圾
不然叫我家的“哥婢”咬你！」

汪汪汪！汪汪汪！
「喂！
檢垃圾的小女孩
低贱的支那人
竟敢打我的小“約翰”
要是打伤了牠
管叫你皮开肉绽！」

(接第廿三版)

地方，遭到惡人的踐踏摧殘，可它總還是不斷地葱龍，長滿了山崗，永遠遠都不要枯萎的！這由於它是甘美的，而且是甘美在人們的心頭，人們沒有理由拋棄它！

汪汪汪！汪汪汪！

「喂！
檢垃圾的小女孩
骯脏的支那人
你怎能翻了我的垃圾桶
看我不“三萬”你五百元
嗚欺，嗚欺，莎里……
巴斯得。」
可憐的小女孩，
你逃避着洋狗的狂吠追咬，
忍受着洋孩子的調戲辱罵，
把希望一簍簍的捨，
把仇恨一簍簍的裝。
什么时候才能把屈辱清除，
把饥肠填饱！

拾荒女人

馬小路

夜深人靜
她讓寶寶熟睡
在草叢中，水溝里
尋覓人家拋掉的東西

盡管是一個牛奶罐
她也要把它揀起
盡管是一小塊廢鐵
她也不輕易的把它放棄

冰冷的風
吹得她手脚麻痹
可是她的腦海裏
一心只把寶寶惦記

忽傳來一陣孩子啼哭聲
她驚慌失措地叫起來
噢，不是她乖巧的寶寶
那是鄰家的孩子睡醒

可別以為她神經病呵
不！她十分清醒
只因為這年頭什麼都起價
她才要頂着寒風挨到天明

春天是多麼令人神往呵！碧綠的友誼又是多麼值得珍貴呵！蘇東坡在詩句里說：“酒困路長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世上一切缺乏友誼的人們呀，你們都來尋找這一杯甘醇芳香的綠茶吧！

七首詩

火譯

我們需要一些短詩。

結實的
像黑人的拳頭
一拳一拳
從那條偽善的豬的
白肚皮底下
打出了黑色的脂油

我們需要一些短詩。

銳利的
像那把屠夫的尖刀
一劃一劃
剖開那個收貴租的
猶太房東的胃袋
瞧瞧他吞下了
幾個「黑鬼」？
我們需要一些
「能夠戰斗的詩。」

(接第十三版)

掏出個銀幣往桌上一扔，錢幣就在桌面滾着滾着，最後，「叮」一聲落到地上。

「走。」沙教授無精打采地爬起來。

於是，我們的炒王——「萬般皆下品，唯有錢為高」的沙教授——垂頭喪氣、有氣無力地跟着他的好「拍擋」踏出棚子處。他覺得自己只剩下一副空殼，全身的骨頭散了，全身的筋肉散了，全身的細胞都散了、散了……

青天、白雲、相思樹，一切一切，都在旋轉着，旋轉着……

建設月刊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建設月刊編輯部

社址：160-A, Neil Road,
Singapore, 2.

印刷者：東艺印務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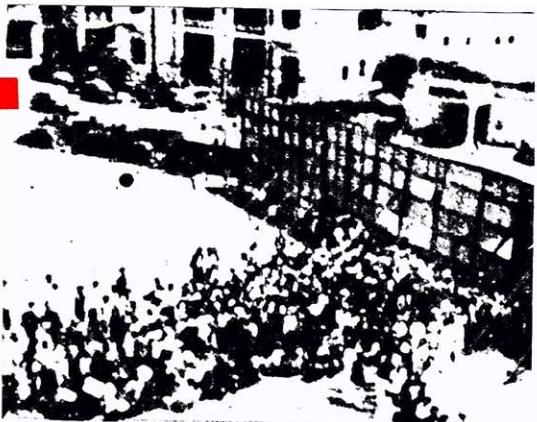
銷售處：各大小書店

每本定價：(M)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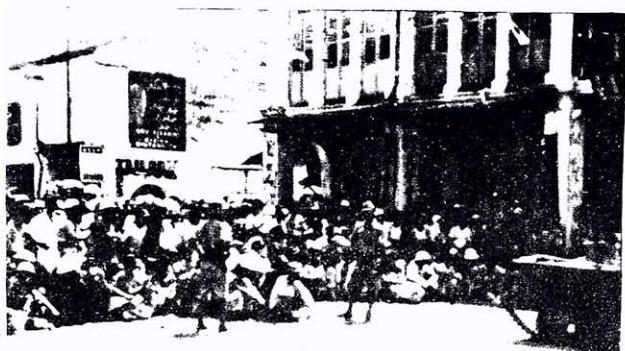
窮凶極惡

血債累累

- 圖一：這是日軍在小坡大馬路進行「檢証」時的情形。
- 圖二：市民經過水仙門的弔橋頭，都必須向日軍出示証書，以證明經過了「檢証」，凡無証書者，一概被捕處死。
- 圖三：前面的一大群人，被日軍「檢証」時「檢」出來，由日本軍車載去殺害。
- 圖四：在丹戎巴葛區被「檢」出的市民，被命集中在圍牆外，由日本軍車運往郊外槍殺。
- 圖五：日軍在小坡大馬路爪哇街一帶進行「檢証」時，擔心市民起來反抗，特地派了坦克車隊和大批步兵進行戒備。日軍在爪哇街口設路障，不許市民通行，以準備將該地區居民集中「檢証」。
- 圖六：大坡區海山街一帶的居民，被強迫集中起來，等待日本鬼軍檢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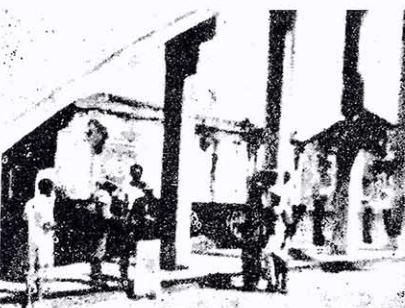
④



⑤



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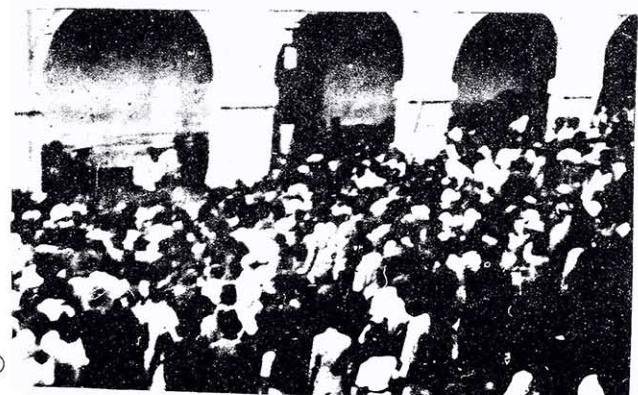
②



③



⑥



⑦

內容簡介

本書收集了著者所寫的三十多篇雜感與短評，著者保留了「人生百態」初集的風格，對社會人生百態與時弊繼續作了揭露與批判。

人生百態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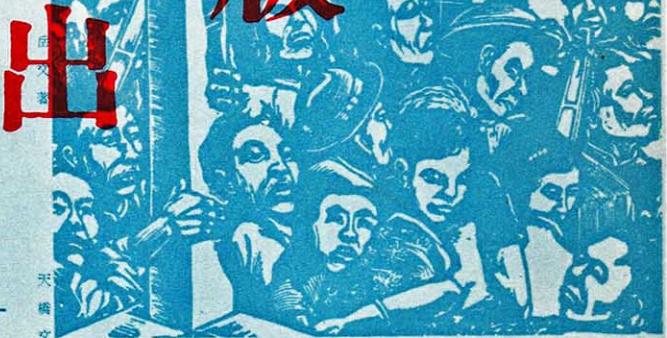
人生百態

二集

岳文著

！

版



天橋文化社

天橋文化社

經已

人生百態（二集）

出版者：天橋文化社
社址：10, Jalan Waspada,
Singapore, 19.

承印者：東藝印務公司
日期：5. 1970
定價：S\$0.60

69

建於

合訂本

即將出版

由

華星文化企業公司總發行